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陳文卷四

烏程嚴可均校輯

後主

後主諱叔寶字元秀小字黃奴宣帝長子天嘉三年為安成王世子太建元年立為皇太子十四年正月即位改元二至德禪明在位七年滅于隋仁壽四年薨于洛陽追贈大將軍封長城縣公諡曰煬有集三十九卷

聚賦

芳園列幹森梢繁羅蕊餘莖少葉暗枝多復有奇樹風開臨月入夜影來未若丹心美實絳質嘉枝重針共暗枝瓠同瓊此二句淵齊水華浮柳都彩垂雞心日映羞金盤于冰水薦玉案于溪杯此羊角風吹蓋取梁簡文詩補綴初學記二十七徐守歡心之未已方夢腸而屢迴銘本有此賦宋本無夜亭度雁賦

春望山檻石暖苔生雲隨竹動月共水明暫消搖于夕徑聽霜鴻  
之度聲度聲已悽切猶含關塞鳴從風兮前倡融帶暗兮後羣驚  
帛久兮書字滅蘆束兮斷銜輕行雜響時亂響雜行時散已定空  
闌愁還長倡樓歎空闌倡樓本寂寂況此寒夜寒珠幔心悲調管  
曲未成手撫弦聊一彈一彈管且陳歌翻使怨情多初學記  
報尚書八座奏治始興王叔陵罪制太建十四年正月乙卯

凶逆梟獍反噬宮闈賴宗廟之靈時從釋滅撫情語事酸憤兼懷

朝議有章宜從所奏也陳書始興王叔陵傳

卽位大赦詔太建十四年正月丁巳

上天降禍大行皇帝奄棄萬國攀號擗踊無所迫及朕曰哀榮嗣  
膺寶祚若涉巨川固知攸濟方賴羣公用匡寡薄思播遺德覃被  
億兆凡厥遐邇咸與惟新可大赦天下在位文武及孝弟力田爲  
父後者並賜爵一級孤老鰥寡不能自存者賜穀人五斛帛二匹

陳書後  
主紀

許新安王伯固曰庶人禮葬詔

伯固同茲悖逆殞身途路今依外議意猶弗忍可特許曰庶人禮

葬陳書新安王伯固傳

又詔

伯固隨同巨逆自絕于天俾無遺育抑有恆典但童孺靡識兼預  
葭莩宣之甸人良目惻惻及伯固所生王氏可竝特宥爲庶人上

課農詔太建十四年三月辛亥

躬推爲勸義顯前經力農見賞事昭往誥斯乃國儲是資民命攸  
屬豐儉隆替靡不由之夫人賦自古輸蠶惟舊沃饒貴于千金曉  
曉至于三易腴墾旣異盈縮不同詐僞日興簿書歲改稻田使者  
著自西京不實峻刑聞諸東漢老農懼于祇應俗吏因而侮文輟  
耒成羣游手爲伍永言妨蠹良可太息今陽和在節膏澤潤下宜

展春禱。已望秋坻。其有新開。騰賦進壘。蒿萊廣袤。勿得度量。征租悉皆停免。私業久廢。咸許占作。公田荒縱。亦隨肆勤。儻良守教耕。涓民載酒。有茲督課。議曰。當擢外。可爲格。班下。稱朕意焉。陳書後主紀

求賢詔

太建十四年三月癸亥

夫體國經野。長世字民。雖因革儻殊。弛張或異。至于旁求俊乂。爰逮側微。用道和羹。是隆大厦。上智中主。咸由此術。朕曰寡薄。嗣膺景祚。雖哀疚在躬。情慮惛忪。而宗社任重。黎庶務殷。無由自安。拱默敢忘康濟。所已登顯。肇彥式備周行。但空勞宵夢。屢勤史卜。五就莫來。五能不至。是用甲旦。凝慮景夜。損懷豈已。食玉炊桂。無因自達。將懷寶迷邦。咸思獨善。應內外眾官。九品已上。可各薦一人。曰會棄征之旨。且取備實難。舉長或易。小大之用。明言所施。勿得南箕北斗。名而非實。其有負能。仗氣擯壓。當時著賓。戲曰自憐。草客嘲曰慰志。人生一世。逢遇誠難。亦宜去此幽谷。翔茲天路。趨銅

馳日觀國望金馬而來庭便當隨彼方圓飭之矩矱

陳書後主紀

### 求言詔

昔睿后宰民哲王御寓雖德稱汪濊明能替燭猶復紆己乞言降情訪道高咨岳牧下聽輿臺故能政若神明事無悔吝朕纂承不緒思隆大業常懼九重已遠四聰未廣欲聽昌言不疲痺足若途廷折無憚批鱗而口柔之辭儻聞于在位腹誹之意或隱于具僚非所已弘理至公緝熙帝載者也內外卿士文武眾司若有智周政術心練治體救民俗之疾苦辭禁網之疏密者各進忠讞無所隱諱朕將虛已聽受擇善而行庶深鑒物情匡我王度

陳書後主紀

禁繁費詔

太建十四年四月庚子

朕臨御區宇撫育黔黎方欲康濟澁薄獨省繁費奢僭乖衷實宜防斷應鑄金銀薄及庶物化生土木人綵花之屬及布帛幅尺短狹輕疏者竝傷財廢業尤成蠹患又僧尼道士挾邪左道不依經

律民閒淫祀祆書諸珍怪事詳爲條制竝皆禁絕

陳書後主紀

發遣北邊質任詔

太建十四年四月癸卯

中歲克定淮泗爰涉青徐彼土酋豪竝輸幣誠款分遣親戚臣爲質任今舊土淪陷復成異域南北阻遠未得會同念其分乖殊有愛戀夷狄吾民斯事一也何獨譏禁使彼離析外可卽檢任子館及東館并帶保任在外者竝賜衣糧頒之酒食遂其鄉路所之阻遠使發遣船仗衛送必令安達若已預仕宦及別有事義不欲去者亦隨其意

陳書後主紀

改元大赦詔

至德元年正月壬寅

朕曰寡薄嗣守鴻基哀惻切慮疹恙纏織訓俗少方臨下靡算懼甚踐冰懷同馭朽而四氣易流三光遘至纓紱列陛玉帛充庭具物匪新節序疑舊緬思前德永慕昔辰對軒闥而哽心願埃筵而慄氣思所已迎遵遺構俯勵薄躬陶鑄九流休息百姓用弘寬簡

取叶陽和可大赦天下改太建十五年爲至德元年

陳書後主紀

追封吳明徹詔

至德元年

李陵矢竭不免請降于禁水漲猶且生獲固知用兵上術世罕其人故侍中司空南平郡公明徹爰初躡足乞居元戎百戰百勝之奇決機決死之勇斯亦侔于古焉及拓定淮肥長驅彭汴覆勦寇如舉毛埽銳師同沃雪風威懾于異俗功效著于同文方欲息駕陰山解鞍瀚海旣而師出已老數亦終奇不就結纓之功無辭入褚之屈望封嶠之爲易冀平翟之非難雖志在屈伸而奄中霜露埋恨絕域甚可嗟傷斯事已往累逢肆赦凡厥罪戾皆蒙洒濯獨此孤魂未霑寬惠遂使爵土湮沒饗醊無主棄瑕錄用宜在茲辰可追封邵陵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以其惠覺爲嗣

陳書吳明徹傳

追封程文季詔

至德元年

故散騎常侍前重安縣開國公文季纂承門緒克荷家聲早歲出



軍雖非元帥啟行爲最。致果有聞。而覆喪車徒。允從黜削。但靈洙之立功扞禦。久而見思。文季之埋魂異域。有足可憫。言念勞舊。傷茲廢絕。宜存廟食。無使餒而可降。封重安縣侯。邑一千戶。陳書程靈洗附傳

贈諡徐陵詔

至德元年十月

慎終有典。抑乃舊章。令德可甄。諒宜追遠。侍中安右將軍左光祿大夫太子少傅南徐州大中正建昌縣開國侯陵。弱齡學尚。登朝秀穎。業高名輩。文曰詞宗。朕近歲承華。特相引狎。雖多臥疾。方期克壯。奄然殞逝。震悼于懷。可贈鎮右將軍。特進其侍中左光祿鼓吹侯如故。并出舉哀。喪事所須。量加資給。諡曰章。陳書徐陵傳

詔荅姚察

至德初

省表具懷。卿行業淳深。聲譽素顯。理徇情禮。未磨刀筆。但參務承華。良所期寄。允茲抑奪。不得致辭也。陳書姚察傳

原除望訂和調積逋詔

至德二年十月己酉

耕鑿自足乃曰循風貢賦之興其來尚矣蓋由庚亟務不獲已而行焉但法令滋章姦盜多有俗尚澆詐政鮮惟良朕日旰夜分矜一物之失所泣辜罪己愧三千之未措望訂初下使疆蔭兼出如聞貧富均起軍弱重弊斯豈振窮扇暘之意歟是乃下吏箕斂之苛也故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自太建十四年望訂租賦逋未入者並悉原除在事百僚辯斷庶務必去取平允無得便公害民爲己聲績妨紊政道

陳書後主紀

改築孔子廟詔

至德三年十一月己未

宣尼誕膺上哲體資至聖祖述憲章之典竝天地而合德樂正雅頌之興與日月而偕明垂後昆之訓範開生民之耳目梁季湮微靈寢忘處鞠爲茂草三十餘年敬仰如在永惟愾息今雅道雍熙由庚得所斷琴故履零落不追閱簡開書無因循復外可詳之禮

典改築舊廡，蕙房桂棟，咸使惟新。芳繁潔源，已時饗奠。

陳書後主紀案後

主紀有至德四年正月，舉士詔，載文類聚五

十三初學記二十，已為江總撰，故此不錄。

大赦詔

至德四年十一月己卯

惟刑止暴，惟德成物。三才是資，百王不改。而世無抵角，時鮮犯鱗。渭橋驚馬，弗聞廷爭。桃林逸牛，未見其旨。雖剗悍輕侮，理從錯鈇。蠶思杜鰈，宜肆矜弘。政乏良哉，明慙則哲。求諸刑措，安可得乎。是用屬寤寐，已軫懷負。黼展而於邑，復茲合璧輪缺。連珠解外，黃鍾獻呂。和氣始萌，玄冥告終。履長在御，因時宥過。抑乃斯得，可大赦天下。

陳書後主紀

贈諡司馬申詔

至德四年

慎終追遠，飲若舊則。闔棺定諡，抑乃前典。故散騎常侍右衛將軍文始縣開國伯申忠肅在公，清正立己，治繁處約，投軀殉義，朕任寄情深。方康庶績，奄然化往。傷惻于懷，可贈侍中護軍將軍進爵。

為侯增邑五百戶。諡曰中。給朝服一具。衣一襲。剋日舉哀。喪事所

須。隨由資給。

陳書司馬中傳

改元大赦詔

神朔元年正月戊寅

柏皇大庭。鼓清和于曩日。姬王羸后。被澆風于末載。刑書已鑄。善化匪融。禮義既乖。姦宄斯作。何其清朴不反。浮華競扇者歟。朕居中御物。納隍在睠。頻恢天網。屢絕三邊。元元黔庶。終罹五辟。蓋乃康哉寡薄。抑焉法令滋章。是用當宁弗怡。矜此向隅之意。今三元具序。萬國朝辰。靈芝獻于始陽。膏露凝于聿歲。從春施令。仰乾布德。思與九有。惟新七政。可大赦天下。改至德五年為神朔元年。

後主紀

訊獄詔

神朔二年十一月丁卯

夫議獄緩刑。皇王之所垂範。勝殘去殺。仁人之所用心。自畫冠既息。刻吏斯起。法令滋章。手足無措。朕君臨區宇。屬當澆末。輕重之

典在政未康小大之情興言多愧眷茲佳辰有軫哀矜可克日于

大政殿訊獄

陳書後主紀

聞隋軍至下詔

陳書三年正月庚辰

犬羊陵縱侵竊郊畿蠶蠶有毒宜時掃定朕當親御六師廓清八

表內外竝可戒嚴

南史十采斤成主徐子建至告變乃下詔

手敕姚察

卿肅瘖如此齋非累年不宜一飯有乖將攝若從所示甚為佳也

陳書姚察傳

敕施文慶

謝貞在王家未有祿秩可賜米百石

南史七十謝貞傳

敕迎釋智顗

至德三年正月

春寒猶厲道體何如宴坐經行無乃為獎都下法事恆興希相助

引聞今遣宣傳左右趙君卿迎接進能即出也

釋藏起字一號國清百錄一

第二敕

得使人趙君卿啟并省來荅表志存林野兼有疾病願停山寺不欲出都不具一二嚴整高深乃幽人之節佛法示現未必如此且京師甚有醫藥在疾彌是所宜故遣前主書朱宙迎接想便相隨出都唯遲法流不滯會言在近同上

第三敕

前雖遣兩使殊未委悉意存三寶故有相迎今復遣龍宮寺道昇竝令面陳一二也同上

敕東揚州刺史永陽王

聞王在州迎顓禪師大弘法事甚會朕心今迎出都王宜敦諭申朕意也同上

敕書迎候智顓

近得永陽王啟知禪師遂能屈德隨朕使出都甚有欣遲當稍次

近路涉險道殊足爲勞今遣敕左右黃吉寶迎候但未知欲安止何幸想示使人仍令前還卽勒所由料理房舍也遲近會言此未委悉三月二十四日上同

敕治光宅寺

光宅是梁武龍潛之地不整處多今敕繕量隨由就功一一羅闢

取來意上同

敕報謝貞至德三年

省政具懷雖知哀憐在疚而官俟得才禮有權奪可便力疾還府也陳書謝貞傳

敕荅江總

姚察非惟學藝優博亦是操行清修典選難才今得之矣陳書姚察傳

書令江總等爲吏部尚書

授江總尚書令冊文

於戲夫文昌政本司會治經韋彪謂之樞機李固方之斗極況其  
五曹斯綜百揆是諧同冢宰之司專臺閣之任惟爾道業標峻宇  
量弘深勝範清規風流已爲準的辭宗學府衣冠已爲領袖故能  
師長六官具瞻允塞明府八座儀彤載遠其端朝握揆朕所望焉  
往欽哉懋建爾徽猷亮采我邦國可不慎歟

陳書江總傳  
初學記十一

宣旨誡諭姚察

知比哀毀過禮甚用爲憂卿迴然一身宗奠是寄毀而滅性聖教  
所不許宜微自遣割已存禮制憂懷既深故有此及

陳書姚察傳

與江總書悼陸瑜

管記陸瑜奄然殂化悲傷悼惜此情何已吾生平愛好卿等所悉  
自曰學涉儒雅不逮古人欽賢慕士是情尤篤梁室亂離天下靡  
泯書史殘缺禮樂崩淪晚生後學匪無牆面卓爾出羣斯人而已  
吾識覽雖局未曾曰言議假人至于片善小才特用嗟賞況復洪



識奇士此故忘言之地論其博綜子史諳究儒墨經耳無遺觸目  
成誦一褒一貶一激一揚語玄析理披文摘句未嘗不聞者心伏  
聽者解頤會意相得自目爲布衣之賞吾監撫之暇事隙之辰頗  
用談笑娛情琴樽間作雅篇豔什迭互聳起每清風明月美景良  
辰對羣山之參差望巨波之滉漾或翫新花時觀落葉既聽春鳥  
又聆秋雁未嘗不促膝舉觴連情發藻且代琢磨間已嘲諑俱怡  
耳目竝畱情致自謂百年爲速朝露可傷豈謂玉折蘭摧遽從短  
運爲悲爲恨當復何言遺迹餘文觸目增滋絕絃投筆恆有酸恨  
已卿同志聊復敘懷涕之無從言不寫意

仍與詹事  
江總書

### 揚都興皇寺釋法朗墓銘

洪源遠采傳芳馥蕙君子哲人英芬是繼朱旄旣杖青組仍曳紉  
虎戎釃貳貌狄制功可冠軍業非出世揖彼壁色超此津濟津濟

伊何裂斷網羅忍衣早記乘樓夜過航斯苦海洞此愛河若非智  
士孰寄宣揚法雲廣被慧日舒光既摧衝轍自開金湯夢齊鼓說  
應異鐘霜識機知命同彼現病夙心棲遁度脫難竟化緣已矣乃  
宅巨窠智炬寂滅頽巖遼復遼復空岑搖落寒侵弦餘月暗露下  
松深香滅窮壘瘡橫宿林切切管清遙遙鼓聲野煙四合孤禽一  
鳴風悽咽斷流急寒生神之淨土彫沈終古勒此方墳用旌蘭杜  
幽高

何傳

題江總所撰孫瑒墓誌銘後四十字

秋風動竹煙水驚波幾人樵徑何處山阿今時日月宿昔綺羅天  
長路遠地久雲多功臣未勒此意如何

陳書孫瑒傳

武宣章后

后諱要兒吳興烏程人本姓鈕父爲章氏所養因冒姓章武帝  
先娶錢氏女早卒甥爲繼室梁紹泰中拜長城縣夫人永定元

年立爲皇后文帝卽位尊爲皇太后宮曰慈訓廢帝卽位尊爲  
太皇太后宣帝卽位尊爲皇太后太建三年崩年六十五諡曰  
宣太后

臨川王入纂令

昊天不弔上玄降禍大行皇帝奄捐萬國率土哀號普天如喪窮  
酷煩冤無所迨及諸孤藐爾反國無期須立長主已靈寓縣侍中  
安東將軍臨川王禧體自景皇屬惟猶子建殊功于牧野敷盛業  
于戲黎納楚時敘之辰負辰乘機之日竝佐時雍是同草創祧祔  
所繫遐邇宅心宜奉太宗嗣膺寶錄使七廟有奉兆民寧晏未亡  
人假延餘息嬰此百罹尋繹繚繚興言感絕

陳書文帝紀永定三年六月高祖崩遣周  
微世祖入纂事實至自南  
皖人居中書省皇后令

廢少主爲臨海王已安成王入纂令

中軍儀同鎮北儀同鎮右將軍護軍將軍八座卿士昔梁運季末

海內沸騰、天下蒼生殆無遺噍。高祖武皇帝撥亂反正、膺圖御錄、重懸三象、還補二儀。世祖文皇帝克嗣洪基、光宣寶業、惠養中國、綏寧外荒。前戰戰兢兢、劬勞締構、庶幾鼎運、方隆殷夏。伯宗昔在儲宮、本無令聞、及居崇極、遂聘凶淫、居處諒闇、固不哀誠、嬖嬙州角、就館相仍、豈但依車所納、是譏宗正、衰經生子、得謂右師、七百之祚何憑、三千之罪爲大、且費引金帛、令充椒闥、內府中藏、軍備國儲、未盈基稔、皆已空竭。大傳親承顧託、鎮守宮闈、遺詔綢繆、義深垣屏、而橫塗未御、翌日無淹、仍遣劉師知殷不佞等、顯言排斥韓子高、小豎輕佻、推心委仗、陰謀禍亂、使起蕭牆、元相雖持、但除君側、又曰余孝頃密邇京師、便相徵召、殃慝之咎、凶徒自擒、宗社之靈、祇氣是滅、于是密詔華皎、稱兵上流、國祚憂惶、幾移醜類、乃至要招遠近、叶力巴湘、支黨縱橫、寇擾黔黎、又別敕歐陽紇等攻逼衡州、嶺表紛紜、殊淹弦望、豈止罪浮于昌邑、非唯聲醜于太和。

但賊豎皆亡、祿徒已散、日望懲改、猶加淹抑、而悖禮忘德、情性不  
悛、樂禍思亂、昏慝無已、張安國、蕞爾凶狡、窮爲小盜、仍遣使人蔣  
裕、鉤出上京、卽置行臺分選、凶黨賊狡、妻呂春、徒爲戮、納自奚官、  
藏諸永巷、使其結引親舊、規圖脫禍、盪主侯法喜等、太傅麾下、憎  
遊府朝、啗以深利、謀與肘腋、適又盪主孫泰等、潛相連結、大有交  
通、兵力殊彊、指期挺亂、皇家有慶、麻敷遐長、天誘其衷、同然開發、  
此諸文述、今已相示、是而可忍、誰則不容、祖宗基業、將懼傾覆、豈  
可復肅恭禋祀、臨御兆民、式稽故實、宜在流放、今可特降爲臨海  
郡王、送還藩邸、太傅安成王固、天生德、齊聖廣深、二后鍾心、三靈  
佇眷、自前朝不念、任總邦家、威惠相宣、刑禮兼設、指揮嘯咤、湘鄧  
廓清、闢地開疆、荆益風靡、若太戊之承殷祚、中都之奉漢家、校已  
功名、曾何髣髴、且地彰靈璽、天表長彗、布新除舊、禎祥咸顯、文皇  
知子之鑒、事甚帝堯、傳弟之懷、又符太伯、今可還中、冀志崇立賢

君方固宗祧載貞辰象中外宜依舊典奉迎輿駕未亡人不幸屬此殷憂不有崇替容危社稷何日拜祠高寢歸祔武園攬筆潸然

兼懷悲慶

陳書廢帝紀

黜始興王伯茂令

伯茂輕薄爰自弱齡率負嚴訓彌肆凶狡常曰次居介弟宜秉國權不涯年德逾逞狂躁圖爲禍亂扇動宮闈要招麤險觖望臺閣嗣君喪道由此亂階是諸凶德咸作謀主允宜罄彼司仇刑斯劇人言念皇支尚懷悲懣可特降爲溫麻侯宜加禁止別遣就第不意如此言增泣歎

陳書始興王伯茂傳皇太后令黜廢帝爲臨海王其日又下令

遺令

喪事所須並從儉約諸有饋奠不得用牲牢

陳書宣皇后章氏傳

後主沈后

后諱婺華吳興武康人儀同沈君理女太建三年納爲皇太子

妃後主卽位立爲皇后陳亡入隋大業末過江于毗陵天靜寺爲尼名觀音貞觀初卒有集十卷

與釋智顗手書

妙覺和南今遣內師許大梵往稽首乞傳香火願賜菩薩名庶積熏修菩提眷屬謹和南

釋藏起字一號國清百錄一

始興王叔陵

叔陵字子嵩宣帝第二子天嘉三年封康樂縣侯太建元年封始興王爲都督江州刺史遷督揚州又遷督揚州母憂服闋拜侍中中軍大將軍宣帝崩從後主在喪次行逆伏誅

齋書召何之元

孔璋無罪左車見用

陳書何之元傳叔陵遣功曹史柳威齋書召之元又見南史何之元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陳文卷四終



全陳文卷五

烏程嚴可均校輯

周弘正

弘正字思行汝南安成人梁太子詹事捨兄子

南史作弟子

天監中

補國子生除太學博士歷晉安王丹陽尹主簿建業曲阿安吉令普通中爲司義侍郎直壽光省中大通中遷國子博士侯景召爲太常元帝承制授黃門侍郎直侍中省遷左民尚書加散騎常侍江陵陷敬帝召爲太尉王僧辯長史行揚州事太平初授侍中領國子祭酒遷太常卿都官尚書陳受禪授太子詹事文帝卽位遷侍中國子祭酒授金紫光祿大夫領慈訓太僕廢帝卽位領都官尚書授太傅長史加明威將軍宣帝卽位遷特進領國子祭酒豫州大中正進尚書右僕射太建六年卒年七十九贈侍中中書監謚曰簡有周易義疏十六卷孝經私記二

卷莊子內篇講疏八卷集二十卷

請梁武帝釋乾坤二繫義表

藝文類聚題如此

臣聞易稱立象已盡意繫辭已盡言然後知聖人之情幾可見矣  
目非含微體極盡化窮神豈能通志成務探賾致遠而宣尼比之  
桎梏絕韋編于漆字軒轅之所聽瑩遺玄珠于赤水伏惟陛下  
日萬機匪勞神于瞬息凝心妙本常自得于天真聖智無已隱其  
幾深明神無已淪其不測至若文畫之包于六經文辭之窮于兩  
繫名儒劇談已歷載鴻生抵掌已終年莫有試遊其藩未嘗一見  
其疾自制旨降談藝文類聚有彖辭二字裁成易道析至微于秋毫渙冒冰  
于幽谷臣親承音旨職司宣授後進誦說不無傳業但乾坤之植  
未剖繫表之妙莫詮使一經深致尙多所惑臣不涯庸淺輕率短  
陋謹與受業諸生清河張譏等三百一十二人于乾坤二繫象爻  
未啟伏願聽覽之間曲垂提訓得使微臣鑽仰成其篤習後昆好

事、專門有奉、自惟多幸、懼冰道于堯年、肄業終身、不知老之將至、  
天尊不問、而冒陳請、冰谷實懷、罔識攸厝、  
陳書周弘正傳弘正、  
梁武帝周易疑義五十

條又請釋乾坤二繫又  
見藝文類聚五十五

未知獄所測人有幾人款、幾人不款、須前責取人名及數、并其罪  
目、然後更集得、  
陳書沈休傳梁代舊律測囚之法日一上起自曉  
鼓盡于二更及比部郎范泉刪定律令曰舊法測  
立時久非人所堪分其刻數日再上廷尉曰爲新制  
過輕請集會尚書省詳議都官尚書周弘正云云

凡小大之獄、必應已情政言、依準五聽、驗其虛實、豈可全恣考掠、  
已判刑罪、且測人時節、本非古制、近代已來、方有此法、起自瞞鼓、  
迄于二更、豈是常人所能堪忍、所已重械之下、危墜之上、無人不  
服、誣枉者多、朝晚二時、同等刻數、進退而求、于事爲衷、若謂小促  
前期、致實罪不伏、如復時節延長、則無憊妄款、且人之所堪、既有  
彊弱、人之立意、固亦多途、至如貫高榜笞刺殺、身無完膚、戴就熏

針竝極困篤不移豈關時刻長短揀測優劣夫與殺不辜盛失不  
經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斯則古之聖王垂此明法愚謂依范臬著  
制于事爲允

陳書沈休傳又南史七十

### 奏記晉安王

竊聞撝謙之象起于義軒父畫揖讓之源生于堯舜禪受其來尙  
矣可得而詳焉夫已廟堂汾水殊途而同歸稷契巢許異名而一  
貫出者稱爲元首處者謂之外臣莫不內外相資表裏成治斯蓋  
萬代同規百王不易者也暨于三王之世寢曰陵夷各親其親各  
子其子乃至七國爭雄劉項競逐皇漢扇其俗有晉揚其波謙讓  
之道廢多歷年所矣夫文質遞變澆淳相革還樸反古今也其時  
伏惟明大王殿下天挺將聖聰明神武百辟冠冕四海歸仁是已  
皇上發德音下明詔曰大王爲國之儲副乃天下之本焉雖復夏  
啟周誦漢儲魏兩此數君者安足爲大王道哉意者願聞殿下抗

目夷上仁之義、執子臧大賢之節、逃玉輿而弗乘、棄萬乘如脫屣、庶改澆競之俗、曰大吳國之風、古有其人、今聞其語、能行之者、非殿下而誰能、使無爲之化、復興于遂古、讓王之道、不墜于來葉、豈不盛歟、豈不盛歟、弘正陋學書生、義慙稽古、家自汝潁、世傳忠烈、先人快曹掾燕、抗辭九諫、高節萬乘、正色三府、雖盛德之業將絕、而狂直之風未墜、是曰敢布腹心、肆其愚瞽、如使芻言野說、少陳于聽覽、縱復委身烹鼎之下、絕命肺石之上、雖死之日、猶生之年、陳書周弘正傳中大通三年昭明太子薨其嗣華容公不得立曰晉安王爲皇太子弘正乃奏記

謝梁元帝資春秋糊屏風啟

昔琉璃見重、雲母稱珍、雖盡華甍、有傷真樸、豈若三體五例、對玩前史、一字褻貶、坐臥箴規、無復楚臺之風、得同鄒谷之暖、蘇文類聚六十九

謝梁元帝資玉門棗啟

安期舊美、安息高名、臣金馬之榮、未獲趨奉、方朔之賜、遽降洪恩、  
藝文類聚 八十七

謝敕資烏紗帽等啟

雖復魏宣二端、豈能比今、茲賜廣微四縫、未足方其華飾、既受非  
望之恩、方貽匪服之誚、藝文類聚 六十七

謝東宮賜縠袍啟

或儔名麗辭、等質輕霧、或色華少悔、用寶叢臺、或粲彼三英、縫茲  
五絨、品頒歲襲、綠奪春耕、蒿席可充、縵袍易足、藝文類聚 六十七

謝敕資紫鮮啟

珍韜江浦、味越名川、昔聞八駿東征、上收黑水之麥、七華西討、才

獲苦山之菜、豈如兩階十舞、四方來格、臨朝拱默、任土爭貢、藝文類聚 七十

二

周弘讓

弘讓弘正弟始仕不得志隱句曲之茅山頻徵不出侯景惜號  
呂爲中書侍郎承聖初授國子博士進仁威將軍陳受禪爲太  
常卿天嘉初坐事呂白衣領太常進金紫光祿大夫有集九卷  
後集十二卷

### 山蘭賦

爰有奇特之草產于空崖之地仰鳥路而裁通視行踪而莫至挺  
自然之高介豈眾情之服媚靈紉結之可求兆延佇之能泊稟造  
化之均育與卉木而齊致人坦道而銷聲屏山幽而靜異獨見識  
于琴臺竊逢知于綺季

藝文類聚  
八十一

### 奏宋齊故事

齊氏承宋咸用元徽舊式宗祀朝饗奏樂俱同唯北郊之禮頗有  
增益皇帝入壇門奏永至飲福酒奏嘉胙太尉亞獻奏凱容埋牲  
奏隸幽帝還便殿奏休成眾官竝出奏肅成此乃元徽所闕永明

六年之所加也唯送神之樂宋孝建二年秋起居注云奏肆夏永

明中改奏昭夏

隋書音樂志上陳初武帝詔求宋齊故事太常卿周弘讓奏

答王褒書

甚矣悲哉此之為別也雲飛泥沈金鑠蘭滅玉音不嗣瑤華莫因

家兄至自鎬京致書

藝文類聚卷九致來書

于窮谷故人之跡有如對面開題

申紙流臉沾膝江南燠熱橘柚冬青渭北沍寒楊榆晚葉土風氣

候各集所安餐衛適時寢興多福甚善甚善與弟分袂西陲言反

東區雖保周陵

藝文類聚卷九作周陵

還依蔣徑三姜離析

藝文類聚卷九作三荆離析

二仲

不歸麋鹿為曹更多悲緒丹經在握貧病莫諧芝朮可求恆為采

掇昔吾壯日及弟當年俱值邕熙竝歡衡泌南風雅操情商

藝文類聚

作清

妙曲弦琴促坐無乏名晨玉瀝金華冀獲難老不虞一旦翻

覆波瀾吾已惕陰弟非茂齒禽尚之契各在天涯永念生平難為

胸臆且當

藝文類聚卷九作正當

視陰數前排愁破涕人生樂耳憂戚何為豈



能遽悲次房游魂不返遠口口產骸柩無託但願愛玉體珍金相

保期願享

載文類聚亭下有壽考二字

黃髮猶冀蒼雁植鯉時傳尺素清風明

月俱寄相思

載文類聚明作則俱作但

子淵子淵長爲別矣搗管操觚聲淚俱

咽

周書王褒傳載文類聚二十

與徐陵書薦方圓

吾荷朝恩得安丘壑身名兩泰夫復奚言但願沐浴堯風遨遊舜日安服飽食日送餘齒然性靈未能灰弭其閒復須友生言晤後來英俊竝出方爲時生林谷之中鮮逢遐逸唯趙郡方圓棲遲天目年過強仕不慕時榮文史足用學藝優敏中歲暫遊宛洛蒙弟識異其人方儲之肩衣冠未絕雅奉閑逸得性丘林與吾朋遊積有年歲今復同在巖壑畢志風雲琴案清商詩題空谷比幽貞道使考盤絕詠賁五履二兩爰無閒方今公旦作輔億兆攸賴激會懲競儻自圓起弟已搜揚佐世水鏡求賢脫能登此仄陋論言是

屬翹弓遠賁則山谷咸勸足令廉風復振懦夫能立豈不弘哉圓  
若蒙此旌招未必不鑿垣而達于廊廟之用脫不能賁然來思而  
于退讓之道于斯爲貴恐弟未究東川人士聊復起予今言吾家  
上宰之貴無已微裨萬一此舉脫復入聽少得不負夙心周弘讓  
白文苑英華六  
百七十七

周弘直

弘直字幼方弘正第四弟仕梁爲太學博士遷西中郎湘東王  
外兵記室參軍入爲尚書儀曹郎湘東王鎮江荆二州累除諮  
議參軍帶柴桑當陽二縣令臺城陷承制授假節英果將軍世  
子長史尋除智武將軍衡陽內史遷貞毅將軍平南長史長沙  
內史行湘州事封湘濱縣侯歷邵陵零陵太守雲麾將軍昌州  
刺史從王琳舉義琳敗降陳天嘉中歷國子博士廬陵王長史  
尚書左丞領羽林監中散大夫祕書監掌國史遷太常卿金紫

光祿大夫致仕、太建七年卒、年七十六。

遺疏救其家

吾今年已來、筋力減耗、可謂衰矣、而好生之情、曾不自覺、唯務行樂、不知老之將至、今時制云、及將同朝露、七十餘年、頗經稱足、啟手告全、差無遺恨、氣絕已後、便買市中見材、材必須小形者、使易提挈、斂已時服、古人通制、但下見先人、必須備禮、可著單衣、裙衫、故瓶既應侍養、宜備紛帨、或逢善友、又須香烟、棺內唯安白布手巾、纔香爐而已、其外一無所用、陳書周弘直傳

何之元

之元、廬江潯人、梁尚書令敬容疏族、天監末、爲臨川王揚州議曹從事史、轉主簿、普通中、丹陽尹袁昂辟爲五官掾、總戶曹事、尋除信義令、大同中、爲武陵王益州刑獄參軍、侯景之亂、武陵王承制、授南梁州長史、北巴西太守未行、已諫東下、被囚、及江

陵陷王琳召爲記室參軍隨府進司空諮議參軍永嘉王建號  
除中書侍郎使齊還而永嘉敗齊主已爲揚州別駕及陳克壽  
陽湘州刺史始興王叔陵召爲中衛功曹參軍尋遷諮議隨府  
之揚州及叔陵誅遂不仕陳亡移居常州之晉陵縣隋開皇十  
三年卒年九十餘有梁典三十卷

### 梁典序

記事之史其流不一編年之作無若春秋則魯史之書非帝皇之  
籍也案三皇之簡爲三墳五帝之策爲五典此典義所由生也至  
乃尚書述唐帝爲堯典虞帝爲舜典斯又經文明據是曰典之爲  
義久矣哉若夫馬史班漢述帝稱紀自茲厥後因相祖習及陳壽  
所撰名之曰志總其三國分路揚鑣唯何法盛晉書變帝紀爲帝  
典旣云師古在理爲優故今之所作稱爲梁典梁有天下自中大  
同已前區寓盛晏太清已後寇盜交侵首尾而言未爲盡美故開

此一書分爲六意。曰高祖創基因乎齊末。尋宗討本。起自永元。今  
已前如干卷爲追述。高祖生自布衣。長于弊俗。知風教之臧否。識  
民黎之情僞。爰逮君臨。弘斯政術。四紀之內。實云殷阜。今已如干  
卷爲太平。世不常夷。時無恆治。非自我後。仍屬橫流。今已如干卷  
爲敘亂。洎高祖晏駕之年。太宗幽辱之歲。謳歌獄訟。向西陝。不向  
東都。不庭之民。流逸之士。征伐禮樂。歸世祖。不歸太宗。撥亂反正。  
厥庸斯在。治定功成。其勳有屬。今已如干卷爲世祖。至于四海困  
窮。五德升替。則敬皇紹立。仍已禪陳。今已如干卷爲敬帝。驃騎王  
琳。崇立後嗣。雖不達天命。然是其忠節。今已如干卷爲後嗣主。至  
在太宗。雖加美諡。而大寶之號。世所不遵。蓋已拘于賊景故也。承  
聖紀麻。自接太清。神筆詔書。非宜輒改。詳之後論。蓋有理焉。夫事  
有始終。人有業行。本末之間。頗宜詮敘。案臧榮緒稱史無裁斷。猶  
起居注耳。由此而言。實資詳悉。又編年而舉其歲次者。蓋取分明。

而易尋也若夫檢狃孔熾鯁我中原始自一君終爲二主事有相  
涉言成混漫今已未分之前爲北魏既分之後高氏所輔爲東魏  
宇文所挾爲西魏所已相分別也重已蓋彰殊體繁省異文其閒  
損益頗有凡例

陳書何  
之元傳

梁典總論

歷究前書詳觀往行昭晰千載氛氳萬古攷其寬猛知布政之善  
惡驗其黜陟識其主之是非已曩求今工拙可見齊季昏虐政由  
羣小朝宰被無辜之誅藩戚懼淫刑之害高祖痛兄弟之戮因天  
下之心舉荆雍之師興易武之伐指揮則智勇風從號令則遐邇  
嚮應取鄢郢若拉枯定金陵如沃雪黃越旣斬白旗乃懸師不疲  
勞民無怨讟樂推口在代德是膺逆取順治享年四紀萬幾事廣  
六職務殷負屨君臨勤于聽覽兢兢罔倦乾乾不已加已執業之  
美莫已比倫洞曉儒玄該羅內外舉洙泗之餘教針其膏肓采周

孔之遺文正其魚魯于是廣開庠序敦勸後生親自觀試策其優劣由近及遠咸從風化執經者連袂負笈者排肩濟濟多士于斯爲盛至若御民之術未爲得也敢曰狂瞽請究其說夫根深者葉茂源廣者流長故聖王欲其茂長前爲深廣是曰擇沃壤曰置王畿國都圉于六鄉封域號于千里其外則布之曰五等列之曰萬國分疆畫野立樹黨閭境隴曰懷其仁桑梓曰安其俗諸侯守境土曰事于上天子執賞罰曰臨于下有功則褒無道則廢二伯弼于內朝九牧佐于外政聞之曰賢戚參之曰懿親弘仁義于區中被禮樂于遐表忠信之禮達謙讓之風行爾乃覲覲之心絕兵戈疊息疑當作兵戈之疊息刑辟廢用獄訟同興然後龜龍遊於池沼鸞鳳棲于苑囿及其末世雖主昏于上民亂于下猶晉鄭有依桓文是相絕而更續顛而必扶數百年內方至于滅周道既沒斯風漸喪洎于後代其弊尤甚罔恤民之不存而憂士之不祿蒞民之長守次

更爲前人未安後人便及迎新送故疲于道塗爲君者甚多爲民者甚少由是君臣之義薄狡惡之萌興下上遞憎甚于仇敵百城恣其暴奪億兆困其徵求損棄舊卿奔亡他縣地荒邑散私少官多于是倉庫旣空賦斂更重天示譴禍地出妖祥饑疫互生水旱交至民不堪命轟然土崩數十年間還爲黎庶高祖博覽今古備觀興亡猶復躡其遺風襲其弊法澆薄逾甚淆紊日滋梁氏之有國少漢之一郡大半之人竝爲部曲不耕而食不蠶而衣或事王侯或依將帥攜帶妻累隨逐東西與藩鎮共侵漁助守宰爲蝥賊收縛無罪逼迫善人民蓋疑作盡流離邑皆荒毀由是劫抄蜂起盜竊羣行陵犯公私經年累月抵父者比室陷辟者接門膏災亟降圉圉隨滿夕散朝聚有若市廛加已朝霧內叢而官方外曠有其位而無其職非其事而侵其官四海至殷機事輻湊人君雖敏有所不周人君雖明有所不照豈可專于親覽忘彼責成就此而言



大失有二。習守膠之弊。棄史張之善。屈子投江。寧論其痛。賈生慟哭。豈喻斯悲。自五胡競逐。晉室東徙。權寓江濱。遂淹時代。桓伐燕秦。而不振。劉克函洛。而還亡。至于宋齊。疆場侵蹙。高祖躡斯頽運。有志吞并。斯實王者之宏材。有國之通準。然六納魏主。一入洛陽。竟無所成。得不補失。民旣勞止。訖可小康。昔勾踐之欲滅吳。前爲其政。兵強國富。然後用之。一舉而虜失差。再舉而霸中國。高祖進不擇將。退不教民。雖慕戶人。安能有濟。孫子曰。善戰者。前勝而後求戰。善勝者。前戰而後求勝。明者出師。必前料敵。豈可暗茲人事。幸彼天時者哉。且國有累卵之憂。俗有土崩之勢。開幸人之志。兆亂臣之心。遂使侯景被吾甲。而寇王城。驅我入而圍天闕。勢如破竹。易若轉圜。萬里靡沸。四方瓦解。社稷淪胥。龜玉毀廢。事非一夕。其所由來漸矣。太宗孝慈仁愛。實守文之君。惜乎爲賊所殺。至平文章妖豔。墮墜風典。誦于婦人之口。不及君子之聽。斯乃文士之

深病政教之厚疵、然雕蟲之技、非關治忽、壯士不爲人君焉用、世祖聰明特達、才藝兼美、詩筆之麗、罕與爲匹、伎能之事、無所不該、極星象之功、窮著龜之妙、明筆法于馬室、不愧鄭玄、辨雲物于魯臺、無慚梓慎、至于帷籌將略、朝野所推、遂乃撥亂反正、夷凶殄逆、紂地維之已絕、扶天柱之將傾、黔首蒙拯溺之恩、蒼生荷仁壽之惠、微管之力、民其戎乎、鯨鯢旣誅、天下且定、早應移轡西楚、旋駕東都、禋祀宗祏、清蹕宮闕、西周岳陽之敗績、信口宇文之和通、已萬乘之尊、居二境之上、夷虜乘釁、再覆皇基、率土分崩、莫知攸暨、謀之不善、乃至于斯、敬皇世祖之裔、允膺下武、而貞陽已秀、枝外入、濫尸非次、陳武興、勳王之師、至正當口壁之后、驅斥潛王、誅鉏亂臣、國亡重康、彝倫復敘、旣而天不福善、早世登遐、土德代興、火行告謝、蹕騎王琳、懷申胥之志、蘊荀息之忠、爰納嗣君、更紹頽運、于是嘯命方岳、大興師旅、龍虎戰鬪、水嶺山崩、君臣播越、寄命齊

土若乃養弘興周而速咎王、永復秦而延殃、天欲亡之、非人能救、夫創天下者至明者也、喪天下者至暗者也、是已禹湯興其功、桀紂廢其業、莫不得之者前主、失之者後君、逮茲梁室、有異于此、何則、高祖撥亂除殘、反身招于禍亂、世祖復讎雪恥、翻手命于寇讎、敬皇繼祀而鼎移、後嗣紹基而祚徙、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自天所祐、歸于有德、之元官自有梁、備觀成敗、昔因出軌、流寓齊都、窮愁著書、竊慕虞子、但梁室極促、簡牘多闕、所得遺逸、略不盡舉、未獲旋反、更窮搜訪、採其聞見、撮其眾家、一代之事、可得觀矣、

英華七百五十四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王統藻校刊

全陳文卷六

烏程嚴可均校輯

徐陵

陵字孝穆東海鄒人梁太子左衛率掾子管通中爲晉安王宣  
鬱參軍中大通中選充東宮學士遷尚書度支郎出爲上虞令  
免起爲南平王參軍遷通直散騎侍郎尋遷湘東王鎮西記室  
參軍太清中使魏拘留不遣後從貞陽侯淵明還爲尚書吏部  
郎紹泰中遷尚書左丞除給事黃門侍郎祕書監陳受禪加散  
騎常侍天嘉中歷太府卿五兵尚書御史中丞天康中遷吏部  
尚書宣帝卽位封建昌縣侯太建中除尚書右僕射遷左僕射  
加侍中領國子祭酒南徐州大中正除領軍將軍加翊右將軍  
太子詹事遷右光祿大夫安右將軍丹陽尹進中書監後主卽  
位遷左光祿大夫太子少傅至德元年卒年七十七贈鎮右將

軍特進諡曰章有集三十卷

鴛鴦賦

飛飛兮海濱去去兮迎春炎皇之季女織素之佳人未若宋王之  
小史含情而死憶少婦之生離恨新婚之無子既交頸于千年亦  
相隨于萬里山雞映水柳自得孤鸞照鏡不成雙天下眞成長合  
會無勝比翼兩鴛鴦觀其呀吭浮沈輕軀滌濯拂荇戲而波散排  
荷翻而水落特訝鴛鴦鳥長情眞可念許處勝人多何時肯相厭  
聞道鴛鴦一鳥名教人如有逐春情不見臨邛卓家女祇爲琴中  
作許聲

藝文類聚  
九十二

進封陳司空爲長城公詔

紹泰二年七月丙子

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皇王盛則所謂元龜司空公南徐州刺史長  
城縣開國侯諱志懷寅亮風度弘遠體文經武明允篤誠曩者率  
五嶺之強兵誅四海之讎敵固曰勒功鉅鼎書勳太常克定京師

勤勞自重、自鎮撫粉榆、永寧豐沛、東涼既息、北蔡無歸、代馬燕犀、  
氣雄天下、褻耀坐甲、固敵是求、方欲大討于秦嶺、敦脩于與睦、叶  
謀上相、爰納朕躬、思所已敬、替忠勳、用申朝典、可進爵爲長城縣  
公、號文類聚五十一

封陳公詔

太平元年九月辛丑

肇昔元胎剖判、太素氤氲、崇建人皇、必憑洪宰、故賢哲之后、牧伯  
征于四方、神武之君、大監治乎萬國、又有一匡九合、渠門之賜、  
隆、戮帶圍溫、行宮之寵、斯茂、時危所已、貞固、運泰所已、光熙、斯乃  
千載同風、百王不刊之道也、太傅義興公、允文允武、廼聖廼神、固  
天生德、康濟黔首、昔在休期、早隆朝寄、遠踰滄海、大極交越、皇運  
不造、書契未聞、中國其亡、兵凶總至、哀哀雉類、譬彼窮牢、悠悠上  
天、莫云斯極、否終則泰、元輔應期、救此將崩、援茲已溺、乘舟履輦、  
架險浮深、經略中途、畢殲羣醜、泊乎石頭、姑熟、流髓履腸、一朝指

爲六合清晏是用光昭下武翼亮中都雪三后之勅警夷三靈之  
巨慝堯台禹佐未始能階殷相周師固非云擬重之已屯制餘象  
荆楚大崩天地無心乘輿委御五湖荐食競謀諸夏八方基峙莫  
有匡救彊臣致命黜我冲人顧影于荼孺之魂甘心于甯卿之辱  
卻案下轡求哀之路莫從竊鉄逃責容身之地無所公神兵奄至  
不日清澄惟是孱蒙再膺天祿斯又巍巍蕩蕩無德而稱焉加已  
仗茲忠義屠彼祚逆震部夷氛稽山罷祲番禺蠡澤北鄙西郊殲  
厥凶徒罄無遺種斯則兆民之命脩短所繫率土之基興亡是賴  
于是刑禮兼訓訟革有章中外咸平遐邇寧一用能使陽光合魄  
曜象呈輝棲閣遊庭抱仁含信宏勳該于厚地大道格于玄天義  
農炎昊已來卷領垂衣之世聖人濟物未有如斯者也夫備物典  
策桓文是膺助理陰陽肅曹不讓未有功高于寓縣而賞薄于伊  
周凡厥人祇固懷延佇實由公謙撝自牧降損爲懷嘉數遲回永



言卑歎豈可申茲雅尚八廢朝猷宜戒司勳敬升鴻典且重華大  
聖、嫺內惟賢、盛德之祀無忘、公侯之門必復、是已殷嘉、賈甫繼后  
稷之官、堯命羲和、纂重黎之位、況其本枝攸建、宜誓山河者乎、其  
進公位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爲陳公、備九錫之禮、加璽綬遠遊冠  
綵緌綬位在諸侯王上、其鎮衛大將軍揚州牧如故、陳書武帝紀上

禪位陳王詔

太平二年十月辛未

五運更始三正迭代司牧黎庶是屬聖賢用能經緯乾坤彌綸區  
宇大庇黔首闡揚洪烈革晦昌明積代同軌百王踵武咸此由則  
梁德湮微禍難荐發太清云始用困長蛇承聖之年又罹封豕爰  
至天成重竊神器三光亟改陳書作七廟乏祀含生已泯鼎命斯  
墜我皇之祚眇若綴旒陳書作我武元靜惟屯剝夕惕載懷相國  
陳王有縱自天降神惟嶽天地合德曷曜齊明拯社稷之橫流提  
億兆之塗炭東誅叛逆北殲獯醜威加四海仁漸萬國復張崩樂

重紀絕禮、儒館聿脩、戎亭虛候、雖大功在舜、盛績維禹、巍巍蕩蕩

無得而稱、來獻白環、豈直皇虞之世、入貢素雉、非止隆周之日、故

陳書作效珍川陸、表瑞煙雲、玉露陳書作醴泉、旦夕凝涌、嘉禾瑞

草、孳植郊甸、道昭于悠代、勳格于皇穹、明明上天、光華日月、革故

著于玄象、代德彰于讖圖、獄訟有違、謳謠爰適、天之厯數、實有攸

在、朕雖庸藐、聞于古昔、永稽崇替、爲日已久、敢忘烈代之遺典、人

祇之至願乎、今便遜位別宮、敬禪于陳、一依唐虞宋齊故事、陳書

紀陳書武帝紀上案今本有陳武帝卽位

詔見陳書未定是徐陵作宜編入武帝文陳文帝登祚尊皇太后詔 永定三年七月丙辰

朕曰虛薄、才非弘濟、竊守蕃維、常懼盈滿、豈圖倉昊不暇、國步艱

難、皇嗣元良、藐在滑滑、二臣奉迎、川塗靡從、六傳還朝、淹留未日

令國圖無主、家業事隆、上奉父母之嚴規、下逼羣公之庭誨、遂曰

庸質升纂、帝基對揚大化、彌增號懼、今宜式遵舊則、奉上皇后尊

號爲皇太后御慈訓宮一依前典若中流靜晏皇嗣歸來輒當解  
紱于箕山之陽歸老于琅邪之國復子明辟還承寶圖若問與夷  
無媿園寢

魏文類  
卷十五

封皇子叔陵爲始興王詔

太建元年正月甲午

漢祖天倫伯叔追封晉元世系琅邪傳國仰惟二后重光率由前  
典朕昔因蕃次蒙繼本宗分在要荒久離寒煥天嘉紹祚別命皇  
枝歸自嶠函禮隔登獻每至霜庭可履囑垣寢而懷悲風樹鳴條  
望章陵而增感今嗣王乖德獲罪慈訓永言王奠宜自朕躬但國  
步時艱皇基務切復奉家業升纂帝圖重違情禮言深哽懃可已  
第二皇子叔陵爲始興王

魏文類  
卷十五

冊陳公九錫文

大哉乾元資日月貞觀至哉坤元憑山川百載物故惟天爲大  
陟配者欽明惟王建國翼輔者齊聖是曰文武之佐磻溪縉其玉

黃堯舜之臣。滌河鏤其金版。沉乎體得一之鴻姿。靈陽九之危厄。援橫流于碣石。撲燎火于崑岑。驅馭于韋彭。跨隲于齊晉。神功行而靡用。聖道運而無名者乎。今將授公典策。其敬聽朕命。日者昊天不弔。鍾亂于我國家。漏網吞舟。強胡內興。茫茫宇宙。慄慄黎元。方趾圓顱。萬不遺一。太清否亢。橋山之痛已深。大寶遽如。平陽之禍相繼。上宰膺運。康救兆民。鞠旅于滇池之南。揚旌于桂嶺之北。懸三光于已墜。謚四海于羣飛。屠僕偷于中原。斬鯨鯢于蒙汜。功滿上國。光啟中興。此則公之大造于我皇家者也。旣而天未悔禍。夷醜荐臻。南夏崩騰。西京蕩覆。羣胡孔熾。藉亂乘閒。推納藩枝。盜假神器。冢司昏撓。旁引寇讎。旣見貶于桐宮。方謀危于漢閣。皇運已殆。何殊資旒。中國播然。非徒如綫。公赫然投袂。匡救本朝。復舊齊都。平戎王室。朕所已還。膺寶祿。重履宸居。挹建武之風猷。彰宣王之雅頌。此又公之再造于皇家者也。公應務之初。登庸惟始。三

川五嶺莫不窺臨、銀洞珠宮、所在靈謐、孫盧聲聲、越陌爲羣、番部  
阡危、勢將淪殄、公赤旗所指、祇壘洞開、白羽纔搗、凶徒粉潰、非其  
神武、久喪南藩、此又公之功也、大同之末、邊政不修、李賁狂迷、竊  
我交愛、敢稱大號、驕聲甚于尉他、據有連州、雄豪熾于梁頌、公英  
簪雅算、電掃風行、馳御樓船、直跨滄海、新昌典徹、備履艱難、蘇歷  
嘉寧、盡爲京觀、三山獠洞、八角蠻陬、逝矣水寓之鄉、悠哉火山之  
國、馬援之所不屆、陶璜之所未聞、莫不懼我王靈、爭朝邊侯、歸琛  
天府、獻狀鴻臚、此又公之功也、自寇虜清江、宮闈幽辱、公枕戈嘗  
膽、提劔折心、氣涌清霄、神飛紫路、而番禺連率、本自諸夷、言得其  
朋、是懷同惡、公仗此忠誠、乘機勦定、執沛令而聲鼓、平新野而據  
鞍、此又公之功也、世道多艱、方隅多難、勦門桀黠、作亂衡山、兵切  
池隍、眾兼夷獠、公已國盜邊境、知無不爲、卹是同盟、誅其醜類、莫  
不魚驚鳥散、面縛頭懸、南土黔黎、重保蘇息、此又公之功也、長驅

嶺嶠夢想京畿。緣道酋豪。遞爲榛梗。路養渠率。全墜大都。蓄聚逋  
逃。方謀阻亂。百樓不戰。雲梯之所未窺。萬弩各張。高墉之所非敵。  
公龍驤虎步。嘯吒風雲。山靡堅城。野無強陣。清妖氛于瀨石。滅沴  
氣于雩都。此又公之功也。遷仕凶慝。屯據大皋。乞活類馬騰之軍。  
流民多杜弼之眾。推鋒轉鬪。自北徂南。頻歲稽誅。實惟勅虜。公坐  
揮三略。遙制六奇。義勇同心。貔貅騁力。雷轟電擊。谷靜山空。列郡  
無犬吠之驚。藪祠罷狐鳴之盜。此又公之功也。王師討虜。次屆淪  
波。兵乏兼儲。士有飢色。公迴麾彭蠡。積穀巴丘。億庾之誅。斯鹽壺  
漿之毗。是眾軍民轉漕。曾無砥柱之難。舳艫相望。如運敖倉之府。  
犀渠貝冑。顧蔑雷霆。高檻層樓。仰捫霄漢。故使三軍勇銳。百戰無  
前。承此軍糧。遂殄凶逆。此又公之功也。若夫英圖邁俗。義旅如雲。  
湓壘猜攜。用淹戎略。公志唯同獎。師克在和。鵠塞非虞。鴻門是會。  
若晉侯之誓白水。如蕭王之推赤心。屈禮交盟。人祇感咽。故能使

舟師竝路遠近明心此又公之功也姑熟襟要峭函所憑寇虜據其關梁大盜負其局鑰公五校裁撫三雄竝奮右角沙潰左廣土崩木甲殪于中原擅襲赴于江水他他藉藉萬計千羣鄂坂之隘斯開夷庚之道無塞此又公之功也義軍大眾俱集帝京逆豎凶徒猶屯皇邑若夫表裏山河金湯險固疏龍首曰抗殿翦華岳曰爲城維虜憑焉強兵自若公迴茲地軸抗此天羅曾不崇朝俾無遺噍軍容甚穆國政方修物重覩于衣冠民還瞻于禮樂楚人滿道爭歸于葉公漢老銜恩俱歡于司隸此又公之功也天子內難諸侯出關外郡傳烽鮮卑犯塞莫非沮渠當戶中貴名王翼馬逐于淮南胡笳動于徐北公舟師步甲亘野橫江殲厥羣羝遂殫封稀莫不結木而止戎車靡遺遇濫而旋歸駿盡殪此又公之功也公克黜禍難劬勞皇室而孫甯之黨翻敗狄人伊洛之間咸爲虜成雖金陵佳氣石壘天嚴朝闈戎塵夜喧鉦鼓公三籌旣畫八陣

斯張裁舉靈鉦亦抽金僕咸俘醜類悉反高墉異李廣之皆誅同  
龐元之盡赦此又公之功也任約叛換梟聲不悛戎羯貪婪狼心  
無改穹廬墮幕抵北闕而爲營烏孫天馬指東都而成陣公左甄  
右落箕張翼舒埽是機槍驅其獫狁長狄之種埋于國門推轂之  
酋烹于軍市投秦坑而盡沸噎泄水而不流此又公之功也一相  
居中自折彝鼎五湖小守妄懷同惡公夙駕兼道秉羽杖戎玉斧  
將揮金鉦且戒祇寇震懼遽請灰釘焚檣曰表其含弘焚誓曰安  
其反側此又公之功也賊兪凶橫陵虐具區阻兵安忍憑災怙亂  
自古蟲言鳥迹渾沌洪荒凡或虔劉未此殘酷公雖宗居汝潁世  
寓東南育聖誕賢之鄉含章挺生之地眷言桑梓公私憤切卓爾  
英猷承規奉算戮此大慙如烹小鮮此又公之功也亂離未久羣  
盜孔多浙右凶渠連兵構逆豈止千兵五校白雀黃龍而已哉公  
曰中軍無率選是親賢奸寇途窮摧然冰泮刑唐之所文命勅其



天威雷門之間，勾踐行其嚴戮，英規聖迹，異代同風。此又公之功也。同姓有扈，頑凶不賓，憑籍宗盟，圖危社稷。觀兵匯澤，勢震京師。威迫蠻夷，已爲東帝。公論兵于朝堂之上，決勝于樽俎之間。寇賈樊騰，浮江下瀨，一朝翦撲，無待旬師。萬里澄清，非勞新息。此又公之功也。豫章祚寇，依憑山澤，繕甲完聚，多歷歲時。結從連橫，爰洎交廣。呂嘉既獲，吳淝已縱，命我還師，征其不恪。連營盡拔，僞黨斯擒。曜聖武于匡山，迴神旗于蠡泖。此又公之功也。自八紘九野，瓜割豆分，竊帝偷王，連州比縣。公武靈已嘑，文德又宣，折簡馳書，風猷斯遠。至于蒼蒼浴日，杳杳無雷，北洎丈夫之鄉，南踰女子之國，莫不屈膝拜手，請吏款關。此又公之功也。京師禍亂，亟積寒暄，雙闕低昂，九門寥豁，監秦宮之可視，豈魯殿之猶存。五都簪弁，百僚卿士，胡服縵纓，咸爲戎俗。高冠厚履，希復華風。宋徵子麥穢之歌，周大夫黍離之詠，較于斯日，未足爲悲矣。公求衣昧旦，具食高春。

興構宮闈具瞻遐邇郊庠宗稷之典六符十等之章復聞太始之風流重覩永平之遺事此又公之功也公有濟天下之勳加之曰明德成性合道盛德符天用百姓曰爲心隨萬機曰成務恥一物非唐虞之民歸含靈于仁壽之域上德不德無爲曰爲夏長春生顯仁藏用忠信爲寶風雨弗霽仁惠爲基牛羊勿踐功成治定樂奏咸雲安上御民禮兼文質物色丘園衣裾里巷朝多君子野無遺賢菽粟同水火之饒工商富猗頓之旅是曰天無蘊寶地有呈祥滂露卿雲朝圓晚映山車澤馬服馭金閑旣曷煥于圖畫方蕙蕤于史牒高勳踰于象緯積德冠于嵩華固無德而稱者矣朕又聞之前王宰世茂賞尊賢式樹藩長總征羣伯二南崇絕四履遐曠泱泱東海祚土維齊巖巖泰山俾侯于魯抑又勤王反鄭夾輔遷周召伯之命斯隆河陽之禮咸備沉復經營宇宙監唯斷釐足之功弘濟蒼生非直鑿龍門之險而晴庸報德寂爾無聞朕所已

垂拱當宁、載懷慙悸者也。今授公相國、曰陳畱等十郡封公爲陳公、錫茲青土、苴曰白茅、爰定爾邦、用建冢土、皆旦昃分陝、俱爲保師。晉鄭諸侯、咸作卿士、兼其內外、禮實攸宜。今命使持節兼太尉王通授相國印綬、陳公璽紱、使持節兼司空王瑒授陳公茅土、金獸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相國秩踰三釐、任總百司、位絕朝班、禮由事革。其曰相國總百揆、除銖尚書之號。上所假節侍中、貂蟬中書監印章、中外都督太傅印綬、義興公印策。其鎮衛大將軍、揚州牧如故。又加公九錫、其敬聽後命。曰公禮爲楨幹、律等銜策、四維皆舉、八柄有章。是用錫公大輅各一、立牡二駟。曰公賤寶崇穀、疏爵待農、室富京坻、民知榮辱。是用錫公衮冕之服、赤舄副焉。曰公調理陰陽、變諧風雅、三靈允降、萬國和同。是用錫公軒縣之樂、六佾之舞。曰公宣導王猷、弘闡風教、光景所照、羣象必通。是用錫公朱戶、曰居、曰公抑揚清濁、褒德進賢、髦士盈朝。

幽人虛谷是用錫公納陛曰登曰公巍然廊廟爲世鎔範折衝四表臨御八荒是用錫公武賁之士三百人曰公軌茲明罰期在刑厝象恭無赦千紀必誅是用錫公斧鉞各一曰公英猷遠量跨厲嵩嶽混一車書括囊寰宇是用錫公彤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曰公天經地義貫徹幽明春露秋霜允供粢盛是用錫公秬鬯一卣圭瓚副焉陳國置丞相曰下一遵舊式往欽哉其恭循朕命克相皇天弘建邦家允興洪業曰光我高祖之休命

陳書武帝紀上南史九文

苑英華四  
百四十七

### 禪位陳王策

咨爾陳王惟昔上古厥初生民驪連栗陸之前容成大庭之代竝結繩寫鳥杳冥恍惚故靡得而詳焉自羲農軒昊之君陶唐有虞之主或垂衣而御四海或無爲而子萬姓居之如馭朽索去之如脫敝屣裁遇許由便能捨帝晉逢善卷卽已讓王故知立扈璇璣

非關尊貴、金根玉輅、示表君臨、及南觀河洛、東沈刻璧、精華既竭、耄勤已倦、則抗首而笑、唯賢是與、謗然作歌、簡能斯授、遺風餘烈、昭晰圖書、漢魏因循、是爲故實、宋齊授受、又弘斯義、我高祖應期撫運、握樞御宇、三后重光、祖宗齊聖、及時屬陽九、封豕荐食、西都失馭、夷狄交侵、乃皇天成、輕弄龜鼎、懔懔黔首、若崩厥角、微微皇極、將甚綴旒、惟王乃聖、乃神、欽明文思、二儀並運、四時合序、天錫智勇、人挺雄傑、珠庭日角、龍行武步、爰初投袂、日邁勤王、電掃番禺、雲撤彭蠡、揃其元惡、定我京畿、及王賀帝弘、賀茲冠履、既行伊霍、用保冲人、震澤稽陰、竝懷叛逆、獯羯醜虜、三亂皇都、裁命偏師、二邦自殄、薄伐玁狁、六戎盡殄、嶺南叛渙、湘郢結連、賊帥旣擒、崇渠傳首、用能百揆時序、四門允穆、無思不服、無遠不届、上達穹昊、下漏深泉、蛟魚竝見、謳歌攸屬、況乎長彗橫天、已徵布新之兆、璧日斯旣、實表更姓之符、是日始創義師、紫雲曜彩、肇惟尊主、黃龍

負舟楫矢素蠶梯山已至白環玉璫募德而臻若夫安國字萌本  
因萬物之志時乘御宇良會樂推之心七百無常期皇王非一族  
昔木德既季而傳祚于我有梁天之祿數允集明哲式遵前典廣  
詢羣議王公卿尹莫不攸屬敬從人祇之願授帝位于爾躬四海  
困窮天祿永終王其允執厥中軌儀前式已副溥天之望禋祀上  
帝時膺大禮永固洪業豈不盛歟

陳書武帝紀  
上南史九

### 禪位陳王璽書

君子者自昭明德達人者先天弗違故能進退咸亨動靜元吉朕  
雖蒙寡庶乎景行何則三才剖判九有區分情性相乖亂離云起  
是已建彼司牧推乎聖賢授受者任其時來皇王者本非一族人  
謀是與屈已從萬物之心天意斯歸鞠躬奉百靈之命謳歌所往  
則攘袂已膺之菁華已竭乃褰裳而去之昔在唐虞鑒于天道舉  
其黎獻授彼明哲雖復質文殊軌沿革不同歷代因循斯風靡替

我大梁所已考庸太室、接禮貳宮、月正元日、受終文祖、但運不常、夷道無恆、泰山岳傾、假河海沸騰、電目雷聲之禽、鉤爪鋸牙之獸、咀齧含生、不知紀極、二后英聖、相仍在天、六夷貪狡、爭侵中國、縣王都帝人懷干紀、一民尺土、皆非梁地、朕已不造、幼罹閔凶、仰憑衡佐、亟移年序、周成漢惠、邈矣無階、惟是童蒙、必貽顛覆、若使時無聖哲、世靡艱難、猶當高蹈于滄洲、自求于泰伯者矣、惟王應期誕秀、開籙握圖、性道故其難聞、嘉庸已其被物、乾行同其燾覆、日御比其貞明、登承聖于復禹之功、樹鞠子于興周之業、滅陸渾于伊洛、殲驪戎于鎬京、大小二震之驍徒、東南兩越之勦寇、遽行天討、無遺神策、于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鼓之已雷霆、潤之已風雨、仁霑蔭葦、信及豚魚、殷墟斯空、夏臺虛設、民惟大畜、野有同人、升平頌平、無偏無黨、固已雲飛紫蓋、水躍黃龍、東伐西征、瞻映川陸、榮光曖曖、已冒郊塵、甘露瀼瀼

讓、垂流庭苑、車轍馬跡、誰不率從、蟠水流沙、誰不懷德、祥圖遠至、  
非唯赤伏之符、靈命昭然、何止黃星之氣、海口河目、賢聖之表、既  
彰、握旄執鉞、君人之狀斯偉、且自攝提無紀、孟陬殄滅、枉矢宵飛、  
天弧曉映、久矣夷羊之在牧、時哉蛟龍之出泉、革運之兆咸徵、惟  
新之符竝集、朕所曰欽、若動華、屢回星官、昔者木運斯盡、予高祖  
受焉、今麻去炎精、神歸樞紐、敬曰火德、傳于爾陳、遠鑒前王、近謀  
羣辟、明靈有悅、率土同心、今遣使持節兼太保侍中尚書左僕射  
平樂亭侯王通、兼太尉司徒左長史王瑒、奉皇帝璽綬、受終之禮、  
一依唐虞故事、王其時陟元后、寧育兆民、光闡洪猷、曰承昊天、之  
休命、

陳書武帝紀上 案今本有陳武帝下州郡璽書見陳書未定是徐陵作宜編入武帝文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賑傳事務與岡王毓藻校刊

全陳文卷六終

全陳文卷七

烏程嚴可均校輯

徐陵

勅進梁元帝表

臣陵言臣聞封唐有聖還承帝嚳之家居代維賢終纂高皇之祚

無爲稱于革歸至治表于垂衣而撥亂反正非聞梁書作聞前古至如

金行重作源出東莞炎運猶昌枝分南頓豈得掩顯姓于軒轅非

才子于顓頊莫不因時多難俱繼神宗者也伏惟皇帝陛下出震

等于勳華鳴謙梁書作明謙同于旦奭握寶秉鉞梁書作握圖執鉞將在御

天玉勝梁書作玉勝珠衡先彰梁書作彰元后神祇所合梁書作合非

惟太室之祥圖謀梁書作圖謀斯歸何止堯門之瑞若夫大孝聖

人之心中庸君子之德固已作訓生民貽風多士一日二日研覽

萬機允文允武包羅羣藝擬茲三大賓是四門歷試諸難咸熙庶

續斯無得而稱也。自無妄爲象鍾禍上京，梟獍虔劉，口宗蕩墜，銅

頭鐵額，興暴皇年。

已上二十五字梁書作無妄興暴皇祚浸微

封豨脩蛇，行災中國，靈

心所宅，下武其興，望紫極而行。

梁書作長

號瞻丹陵而殞慟，家冤將報。

天賜黃鳥之旌，國害宜誅，神奉立狐之錄。

梁書作錄

剋李軼于河津，征

陶謙于海岱，滕公擁樹，雄氣方嚴，張繡交兵，風神彌勇，忠誠貫于

日月，孝義感于冰霜，如雷如霆，非貔非虎。

梁書作如貔如虎

前驅效命，元

惡斯職，旣挂膽于西州，方然臍于東市，蚩尤三塚，寧謂嚴誅，王莽

千段。

梁書作刺

非云明罰，青羌赤狄，同界狼豺，胡服夷言，咸爲京觀，邦

畿濟濟，還見隆平，宗祀。

梁書作廟

愔愔，方承多福，自氛。

梁書作氣

之世，驪連栗陸之君，卦起龍圖，文因鳥迹，雲師火帝，非無戰陣之

風，堯誓湯征，咸用干戈之道，星躔東井，時破峭潼，雷震南陽，初平

尋邑，未有援三靈之已墜，救四海之羣飛，赫赫明明，龔行天罰，莫

如當今之盛者也。于是卿雲似蓋，晨映姚鄉，甘露如珠，朝垂原

梁書

景作華寢芝房感德咸出銅池景英同辰無勞銀翦重曰東漸玄兔

西踰白狼高柳生風扶桑銜梁書日莫不編名屬國歸貢梁書鴻

臚荒服來賓遐邇同慶梁書其文昭武穆梁書附尊也如彼天平地成

功業也如此久應勞求掌故梁書詢詔梁書作梁書天官斟酌繁昌經

營高邑宗王啟霸非勞武德梁書作梁書之矣清蹕無虞何事長安之

邸揚龍梁書旂已饗帝御鳳展梁書承天厓數在躬疇咨梁書藝文

為讓去七月二十四日兼散騎常侍柳暉等至鄴伏承聖旨謙沖

為而不梁書宰或云洛陽未復函谷無泥旋駕金陵方膺天聰恩

謂大庭少昊非有定居漢祖殷宗皆無恆宅登封岱嶽且署梁書增

置明堂巡狩荊州梁書作梁書時行司隸何必西瞻虎踞乃建王宮南

望牛頭方稱天闕抑又聞之立珪既錫蒼玉無陳乃極樸之愆期

非苞茅之不貢雲和之瑟久廢甘泉孤竹之管無聞方澤豈不懼

歟伏願陛下因百姓之心振梁書萬邦之命豈可逡巡固讓方示

石戶之農高謝爲君

梁書作君臨

徒弘箕山之客未知上德之不德惟

見聖人之不仁率土翹翹蒼生何望昔蘇季張儀違卿負俗尚復

招三方已事趙請六國已尊秦況臣等預

梁書作預

奉皇華親承朝命

珪璋特達通聘河陽貂珥雍容尋盟漳水加牢貶館隨世

梁書作勢汗

隆瞻望鄉闕

梁書作闕

誠均休戚但輕生不造命與時乖等

梁書作忝

一介

之行人同三危之遠擯承閒內殿事絕耿弇之因

梁書作恩

封奏邊城

私等劉琨之哭不勝區區之至謹拜表已聞臣陵云云

文苑英華六百又梁

書元帝紀有剛節又略見藝文類聚十四

讓散騎常侍表

臣聞五十知命宗師之格言六百辭滿通賢之高槩昔墨子諸牛

裘裳求楚魯連隱士高論卻秦況平謬蒙知己寧無感激洪私過

誤寅已通班司憲文昌遂請常伯今者昆吾小器諦視不見玄黃

鈞天竝奏靜聽能聞鐘鼓雖神農分藥岐伯提針冥眾因緣難可

匡救陛下嗣臨寶祿光闡大猷屬意銓衡留情樞機燕臺裝玉璫  
不精真齊客吹竽諒宜澄脩南郊奉乘當求部黜之木西省文辭  
應用羅含之學

說文類聚  
四十八

讓五兵尚書表

臣聞仲尼大聖猶云書不盡言士衡高才當稱文不逮意臣比衰  
病自積思緒茫然頻託朋遊爲裁章表雖復陳琳健筆未盡愚懷  
孫惠詞人頗加煩飾所曰高天緬邈弗降昭回瞻拜絲綸更增憂  
慙臣雖不敏弱冠登朝伊昔承華豫遊多士晚逢興運爰濫寵私  
爾時四郊多壘七雄分爭國家制度日不暇給趙宮論受命之宜  
隨邑奏升壇之禮而參聞祕計弗解單于之兵飛箭馳書未動聊  
城之將不期枚乘老叟忽降時恩馮唐暮年見申明主擢宰京邑  
朝坐棘林遂致洛陽無雨非比長安多盜其宜屏鉅用宣嚴科猶  
處名僚久爲叨竊但著書天祿雖如劉向期望登朝轉同王隱于

其朽劣尚不從容司會文昌邈然非據

裁文類聚四十八

讓右僕射初表

加呂言尋盟好仍屬亂罹干零盜其牛馬烏孫竊其印綬子卿茹雪叔向爲國雖獲東歸備離此厄昔李廣遺恨不值漢初甯戚自歸悲逢克換臣隨望聖運實在權輿時參決勝之籌頗奏發兵之識當塗錫舍非無董昭之誠與午禪文不降張華之實

裁文類聚四十八

案陳書姚察傳吏部尚書徐陵領著作引爲史佐及陵讓官致仕等表請察察製焉陵見歎曰吾弗逮也據知讓右僕射左僕射二表是姚察作然唐人所見陵集有此二表今姑從之

讓左僕射初表

臣聞七十之歲揚雄擬經六十之年平津對策若斯強壯固無耆老臣勵則冒華軒冕才允卿相出納流譽朝野具瞻臣弘正國老儒宗情尚虛簡立風勝業獨王當年臣種器懷沈密文史優裕東南貴秀朝廷親賢竝克壯其猷皆宜左執若漢武好少則微臣已

老若周文愛老則有此羣才伏願天明更謀梓匠求其妙選稱是

能官

藝文類聚四十八朝學記十二陳書張鍾傳

爲始興王讓琅邪二郡太守表

甫離懷袖裁脫綺紈適賀隆私使膺珪組執玉不起握衣未勝白  
甘泉通水細柳屯兵秀帶戎臣頗同疆場言瞻漢草迺曰中州遙  
望胡桑已成邊郡誠復居藩體國應思馬駿之功論地惟親宜慕

蕭彰之勇

藝文類聚五十

爲王儀同致仕表

尺波歸海恆歎不居燭火爲薪猶悲假續況復星迴日薄通人有  
乞老之言鍾鳴漏盡前史有夜行之誠五陵鼎族家傳軒冕四姓  
鄉侯榮由恩澤雖虛名靡實世官非才年力方強雖不能辭退今  
三元肇慶六呂司春得奉萬壽之盃豫參百辟之禮便釋朝衣謹  
遵初服方同孔光之杖載遊戶庭廣德之車方懸私館

藝文類聚十八



決斷大行俠御服議

梓宮祔山陵、靈筵祔宗廟、有此分判、便驗吉凶。案山陵、函簿吉部、位中公卿曰下導引者、爰及武賁鼓吹、執蓋奉車、竝是吉服。豈容俠御獨爲纓經邪？斷可知矣。若言公卿胥吏竝服纓苴、此與梓宮部伍有何差別？若言人物竝吉、司事者凶、豈容社經而奉華蓋、纓衣而升玉輅邪？同博士議。陳書劉師知傳高祖崩六月成服朝臣共議大行皇帝靈座俠御人所服衣服吉凶之制、博士流文阿議、宜吉服。劉師知祭景歷江德藻謝岐等議宜服纓經時曰二議不同乃啟取左丞徐陵決斷陵云重荅八座曰：下請斷俠御服議。

老病屬纊、不能多說。古人爭議、多成怨府。傳玄見尤于晉代、王商取陷于漢朝、謹自參緘、敬同高命。若萬一不死、猶得展言、庶與朝賢更申揚確。陳書劉師知傳徐陵決斷大行俠御服同博士議時八座曰下竝請從師知議陵重荅

謝兒報坐事付治中啟

夫拾金樵路、高士所羞、整冠李下、君子斯慎。兒報不能謹絮、敢觸

嚴網右趾鐵繫事允法科左校論輸實由恩宥老臣過庭之訓多

謝古賢折筭之杖有愧前達

魏文類聚五十四

謝敕賜祀三皇五帝餘饌啟

竊曰甘泉之殿舊禮義農長樂之宮本圖堯舜自東京晚世曠代無聞西漢盛儀復觀今日金壺流十旬之氣玉案備千品之羞昔絳羅爲薦既延王母紫蓋爲壇允招太一同斯美號理致眾星臣已餘年豫開清祀如陪瑤席遂飲瓊漿

魏文類聚七十一

謝敕賚燭盤賞荅齊國移文啟

昔班彪草移阮瑀裁書馳譽當年遂無加賞非常大資始自今恩雖賈逵之頌神雀竇攸之對歸鼠漢臣射覆之言魏士投壺之賦方其寵錫獨有光前官燭斯然更慙良吏霄光可學乃會耆年臣職居南史身典東觀謹述私榮傳之方策

魏文類聚八十一

安成王讓錄尚書表後啟

臣聞開平就國乃盛漢之常儀廊霍無官實宗周之明典何則皇  
季之重非待歷階王爵之隆自高羣辟況臣戢翼要荒亟離寒暑  
進慙趙勝能定楚從退匪齊文馳免秦厄固目內切皇心外貽家  
恥甘輸重餌降禮單于邈城十五如諸和璧市鄉三十聊同寶劍  
武夫力而獲諸原微臣還而反諸敵瞻言馬駿著隴右之功追念  
曹彰克烏丸之虞前王子弟若此勳庸偏其反而豈可勝愧

魏文  
類聚

謝賚鷹啟

臣昨既陪羽獵仍宴上林因謝長卿之文彌慙子雲之賦預割鮮  
禽已同監浦頻蒙大饗更異梁王詰旦歸來猶爲飽飫虞衡所獻  
復降命恩賜細君曰爲歡非屠門而大嚼

魏文類聚  
九十五

謝賚蛤啟

鴻化口口雀入猶新纔變秋程已聞冬獻

魏文類聚  
九十七

謝東宮賁蛤蚧啟

船俗嚴戈、漁人資設、于彼海童、冒茲水豹、望樓闕之氣得、波湖之

下、藝文類聚

九十七

謝敕賁烏賊啟

變遂庸臣、伏增銘悚

藝文類聚

九十七

與齊尚書僕射楊遵彥書

陵叩頭叩頭、夫一言所感、凝暉照于魯陽、一志冥通、飛泉涌于疏

勒、況復元首康哉、股肱良哉、鄰國相聞、風教相期者也、天道窮剝

鍾亂本朝、情計馳惶、公私鯁懼、而骸骨之請、徒淹歲寒、顛沛之所

空盈卷軸、是所不圖也、非所仰望也、執事不聞之乎、昔分鼂命、屬

之世、觀河拜洛之年、則有日烏流災、風禽騁暴、天傾西柱、地缺東

門、盛旱拆三州、長波含五岳、我大梁膺金圖、而有亢纂玉鏡、而猶

屯、何則、聖人不能爲時、斯固窮通之恆理也、至若荊州刺史湘東

王幾神之本元寄名言陶鑄之餘猶爲堯舜雖復六代之舞陳于  
總章九州之音登于司樂虞虞拊石晉曠調鍾未足頌此英華無  
已宣其盛德者也若使郊禋楚翼蓋非祀夏之君龕定京師卽是  
匡周之霸豈徒幽王徙虢莽月爲都堯帝遷河周年成邑方今越  
裳藐藐馴雉北飛肅慎茫茫風牛南偃吾君之子含識知歸而荅  
旨云何所不投身斯所未喻一也又聞晉熙等郡皆入貢朝去我  
尋陽經塗何幾至于鐙鐙曉暉的的宵烽隔潞浦而相聞臨高臺  
而可望泉流寶蓋遙憶益城烽號香爐依然廬岳日者鄧陽嗣王  
範治兵匯派屯成鎗波朝夕牋書春秋方物吾無從已躡屐彼有  
路而齊鑣豈其然乎斯不然矣不謂邵陵王綸通和此國郢中上  
客雲聚魏都鄴下公卿風馳江浦豈盧龍之逕于彼新開銅駝之  
街于我長閉何彼途甚易非勞于五丁我路爲難如登于九折地  
不私載何其爽歟而荅旨云還路無從斯所未喻二也又晉熙廬

江義陽安陸皆云款附非復危邦計彼中途便當靜矣自斯呂北  
桴鼓不鳴鄰愬所通自此呂南王靈未駛如其境外脫殞輕軀幸  
非邊吏之羞何在匹夫之命又此賓遊通無貨殖忝非韓起聘鄭  
私買玉環笑札過徐躬要寶劍由來宴錫凡厥囊裝行役淹留皆  
已虛罄散有限之微財供無期之八客斯可知矣且據圖刎首愚  
者不爲運斧全身庸流所鑒何則生輕一髮自重千鈞不曰買盜  
明矣骨月不任充鼎俎皮毛不足入貨財盜有道焉吾無憂也又  
公家遣使脫有資須本朝非隆平之時遊客豈皇華之勢輕裝獨  
宿非榮聚囊之儀微騎閒行望望輜軒之禮歸人將從私具驅騾  
緣道亭郵唯希蔬粟若曰留之無煩于執事遣之有費于官司或  
曰頭沛爲言或云資裝可懼固非通論皆是外篇斯所未喻三也  
又若曰吾徒應還侯景侯景凶逆殲我國家天下含靈人懷憤厲  
旣不獲投身社稷衛難乘輿四家機密尤千機割王莽安所謂悅

眉頓膝歸奉寇讎。佩弭腰鞬。爲其阜隸。又日者通和。方敦曩睦。兇人狙詐。遂駭狠心。頗擬宋萬之誅。彌懼荀彧之請。所曰奔蹄勁角。專恣憑陵。凡我行人。偏鍾讎憾。正當殛筋醢骨。抽舌撲肝。于彼兇情。猶當未雪。海內之所知也。君侯之所具焉。又聞本朝王公。居人士女。風行雨散。東播西沈。城闕丘墟。蕞蓬蕭瑟。偃師還望。咸爲草萊。霸陵回首。皆霑霜露。此又君之所知也。彼曰何義。爭免寇讎。我有何勲。爭歸委質。昔鉅平貴將。懸重于陸公。叔向若流。深知于驪蔑。吾雖不敏。常慕前修。不圖明庶。爲懷翻其曰。此量物。昔魏氏將亡。羣兇挺爭。諸賢戮力。想得其朋。爲葛榮之黨也。爲邢果之徒邪。如曰不然。斯所未喻四也。又假使吾徒還爲兇黨。侯景生于趙代。家自幽恆。在則台司。行爲連率。山川形勢。軍國彝章。不勞請箸。爲簪。便當風指。能算景已遁逃。小醜羊豕同羣。身寓江皋。家畱河朔。鄉井鄉邑。如鬼如神。其不然乎。抑又君之所知也。且夫宮闈祕事。

皆若雲霄，英俊訐謫，盜非帷幄，或作驚弓定策，或灰燼而奏書朝  
廷之士，猶難參預羈旅之人，何階耳目，至于禮樂沿革，刑政寬猛，  
謳歌已遠，萬舞成風，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安在播其牙齒，  
爲開謀者哉？若謂復命西帆，終奔東虜，雖齊梁有隔，尉候奚殊，豈  
曰河曲之難浮，而曰江關之有濟，河橋馬度，曾非宋典之奸，關路  
雞鳴，皆是田文之客，何其通蔽乃爾，相嫉斯所未喻五也。又兵交  
使在，雖著前經，儒同徇僕之尤，追肆韓山之怒，則凡諸元帥並釋  
縲囚，爰及偏裨，同加恩禮，乃至鍾儀見赦，朋笑遵途，褒老蒙歸，虞  
歌引路，吾等張旆，拭玉修好，尋盟涉泗之與浮河，郊勞至于贈賄，  
公恩旣備，賓敬無違，今者何賢，翻無貶責，若曰此爲言，斯所未喻  
六也。若曰妖氛永久，喪亂悠然，哀悼奔波，存其形魄，固曰銘茲厚  
德，載此洪恩，譬渤解而俱深，方崇華而猶重，但山梁飲啄，非有意  
于籠樊，江海飛浮，本無情于鍾鼓，況吾等營魄已謝，餘息空留，悲



默爲生、何能支久、是則雖蒙養護、更天天年、若曰此爲言、斯所未  
喻七也、若云逆豎殲夷、當聽反命、高軒繼路、飛蓋相隨、未解其言、  
何能善謔、夫亨屯治亂、豈有意于前期、謝常侍今年五十有一、吾  
今年四十有四、介已知命、領又杖鄉、計彼後生、肩隨而已、豈銀臺  
之要、彼未從師、金匱之方、吾知其訣、正恐南陽菊水、竟不延齡、東  
海桑田、無由佇望、若曰此爲言、斯所未喻八也、足下清襟勝說、書  
囿文林、凡曰洪荒、終于幽厲、如吾今日、寧有其人、爰至春秋、微宣  
商略、夫宗姬殄墜、霸道昏凶、或執政之多門、或陪臣之涼德、拔賊  
孫有禮、翻囚與國之賓、周伯無簪、空怒天王之使、遷箕卿于兩館、  
繫樂子于三年、斯匪貪亂之風、邪靈比當今之高列也、至于雙嶠  
且帝、四海爭雄、或構趙而侵燕、或連韓而謀魏、自永盟于楚殿、躬  
奪璧于秦庭、輸寶鼎、託齊王、憑安車、而誘梁客、其膏唇敗舌、分  
路揚塵、無罪無辜、如兄如弟、迷乎中陽、受命天下、同規巡省、諸華

無聞幽辱及三方之霸也。孫甘言已斌媚曹屈詐已羈縻。旌軫歲到于勾吳冠蓋年馳于庸蜀則客嘲殊險賓戲已深共盡遊談誰云情忤若使搜求故實脫有前蹤恐是叔世之姦謀而爲邦之勝略也。抑又聞之雲師火帝澆酒乃異其風龍躍麟驚王霸雖殊其道莫不崇君親已詔物敦敬養已治民預有邦家曾無隆替吾奉逮溫清仍屬亂罹寇虜猖狂公私播越蕭軒靡御王舫誰持瞻望鄉關何心天地自非生憑廩竹身出空桑行路含情猶其相慰嘗已擇官而仕非曰孝家擇事而趨非云忠國況乎欽承有道驂駕前王郎吏明經鵬鳶知禮巡方省化咸問高年東序西郊皆遵耆耄吾已珪璋玉帛通聘來朝屬世道之屯期鍾生民之否運兼年累載無申元直之所銜泣吞聲長對公閭之怒情禮之訴翻同逆鱗忠孝之言皆應對舌是所不圖也非所仰望也且天倫之愛何得忘懷妻子之情誰能無累夫已清河公主之貴餘姚書佐之家

草限高卑、皆被驅掠、自東南醜虜抄敗、飢民臺署郎官、俱餒牆壁、  
況吾生離死別、多歷暄寒、幄室嬰兒、何可言念、如得身還鄉壤、躬  
自推求、猶冀提攜、俱免凶虐、夫四聰不達、華陽君所謂亂臣、百姓  
無冤、孫叔敖稱爲良相、足下高才重譽、參贊經綸、非虎非貔、聞詩  
聞禮、而中朝大義、曾未經論、清禁嘉謨、安能相及、謬謬非周舍、容  
容類胡廣、何其無爭臣哉、歲月如流、人生何幾、晨看旅雁、心赴江  
淮、昏望牽牛、情馳揚越、朝千悲而下泣、夕萬緒已迴腸、不自知其  
爲生、不自知其爲死也、足下素挺詞峯、兼長理窟、匡丞相解頤之  
說、樂令君清耳之談、向所未疑、誰能曉諭、若鄙言爲謬、來旨必通、  
分請灰釘、甘從斧鑊、何但規規默默、齟舌低頭而已哉、若一理存  
焉、猶希矜眷、何故期令我等必死齊都、足趙魏之黃塵、加幽并之  
片骨、遂使東平拱樹、長懷向漢之悲、西洛孤墳、恆表思鄉之夢、千  
祈已屢、哽慟良深、徐陵叩頭再拜、

文苑英華六百九  
十又陳書徐陵傳

在北齊與宗室書

陵白、臨淮負海、是謂徐州、顓頊高陽、世有明德、自興王啟霸、無滂  
委劍之終、開國承家、實饗彤弓之賜、其後金柯玉葉、霞振雲從、耆  
舊通人、茂才多士、或曰天下之貴、負石自沈、王命之尊、拂衣高蹈、  
或熊衣雉製、青組朱旗、儒盛江東、文高河北、或復分齊、處魯、移魏  
居燕、瓜朕雖遙、芳枝無遠、昔有王如、王莽無關、控鶴之宗、劉曜劉  
淵、彌非偃龍之族、又有朱家別錄、邾子之苗、何氏殊源、韓族之胤、  
三烏五鹿、時事無恆、東郭西門、遷訛非一、吾宗雖廣、未有駢枝、咸  
自駒王、同分才子、正呂金衡、委御玉斗、宵亡胡賊、憑陵中原、傾覆  
我則供犧牲于東國、載主祐于南都、二百餘年、家于揚越、此則盧  
誕不去、裴靈仍留、高官燕秦、遲迴鄉壤、山河有隔、敘親無緣、望冀  
馬而增勞、瞻賓鴻而永歎、昔竇公累世光武、稱其外家、許都遙遠、  
靈王思其舊宅、其言雖大、可曰喻小、況在宗親、靈無停眷、比月應

等龍星移殷鳥、天明和煦體中何如、願百年之老與居多福、萬石  
之君寒暑清豫、其外族忠孝比屋連簷、信義勇于干戈、詩書甘于  
酒醴、或有漁獵三史、紛綸五經、都講開爨、詩生負帙、邦君佇德、寧  
無掛楊之思、州將欽風、應有題車之命、南陽坐嘯、寄曰共治、東海  
行歌、資其主<sub>疑作</sub>、<sub>匡弼</sub>梁竦、不好徒爲大言、鄧禹平生、唯望如此、若  
栖遲偃仰、因事亡中、桃李三名、栗園千樹、執竿而釣、徵聘不來、負  
耒而耕、公侯靡屈、何其高也、蓋復休哉、如脫推延、或遲竝問、吾階  
緣人乏、叨簪皇華、王事無淹、公禮將畢、旣而揚都蕩覆、方離獫狁  
之災、越界風塵、復蹈輜軒之禮、屏居空館、多歷歲時、聲犯靈祇、招  
延禍罰、號慕無窮、肝膽屠殞、煩冤胸臆、不自堪居、無心奈何、無狀  
奈何、自徘徊河朔、亟積寒暄、風患彌留、半體枯廢、折臂爲公、雖非  
羊祜、跛足而使、無慙郤克、固已形如槁木、心若死灰、匍匐苦廬、纔  
有魂氣、夫迷山之客、遲遙響于巖崖、窮海之賓、望孤煙于洲嶼、況

乃宗均魯衛、地匪燕吳、車騎相望、舟艫朝夕、三條不遠、五達非難、  
信乃闢然、遂不蒙問、昔桃花之峽、長避秦嬴、芝草之山、遙然滄海、  
猶復漁船可入、何況平途、不兼旬月、勞懷旣積、帆命行人、弦望之  
閒、遲枉歸翰、儻二三兄弟、能敦昭穆之詩、求我漳濱、幸問劉楨之  
疾、陽春改節、竝念將宜、扶力爲書、多不詮次、陵白、

文苑英華六  
百八十六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高士毓藻校刊

全陳文卷七終

全陳文卷八

烏程嚴可均校輯

徐陵

與王僧辯書

太清六年六月五日。孤子徐君頓首。昔者雲師火帝。非無戰陣之風。堯誓湯征。咸用干戈之道。至于搖山蕩海。驅電乘雷。殲厥凶渠。無虧皇極。若夏鍾夷羿。周厄犬戎。漢委珠囊。秦亡寶鏡。然則皆聞之矣。未有膺龍圖。已建國。御鳳邸。已承家。二后欽明。三靈交泰。而天崩地折。妖寇橫行者也。自古銅頭鐵額。興暴皇年。擣杙窮奇。流災中國。王彌石勒。吞噬關河。綠林青犢之羣。黑山白馬之眾。校彼兵荒。無聞前史。八王故事。曾未混淆。九州春秋。非去禍亂。我皇受命中興。光宅天下。泰寧瑣瑣。安敢執鞭。建武栖栖。何其扶轂。抑又聞之。陶唐既作。天歸鳥啄之臣。豐畢將興。特挺鷹揚之佐。明公量



苞金鉉神表玉璫儼袞欽才平階佇德固已畱連管樂惆悵風雲  
濡足維時投竿斯在去歲兇徒不馴言次巴丘鼓聲聞一柱之臺  
烽火照三休之殿公則懸麾羽扇猶對投壺戎羯咸奔鯨鯢俱翦  
樓舡萬軸還繫昆明胡馬千羣皆輸長樂于是乎夏首西浮雲行  
電邁彭波東匯谷靜山空扼鵠尾而據王畿登牛頭而埽天闕漸  
臺僞帥仍傳首于帝京鄒塢元兇咸剗腸于軍市青羌赤狄同昇  
豺狼胡服夷言咸爲京觀公園陵盡拜忠貫長沙神主咸安勳踰  
高密重呂秦宮旣獲魯殿猶存闢綠草于應門開青槐于武庫接  
安五陵之旅鄂杜六遷之民緜負而歸都塹斯滿鸞脂藏脯遊騎  
擊鍾故市新城飛甍華屋東莞舊宅人識桑榆南頓荒田家分禾  
黍豈已鄉名穀熟邑號禾興而已哉若夫卦起龍文書因鳥跡劬  
勞王室大拯生民自闢關已來未之有也雖十六才子明允篤誠  
八百諸侯專心同德中宗佐命俱畫丹青光武功臣皆懸星象機

道木閣田單之奉霸齊、綰璽將兵、周勃之扶強漢、壤蟲之比黃鵠、  
轍鮒之仰河宗、未足云也。孤子階緣多幸、叨造皇華、鄉國屯危、公  
私焦迫、邳彤之切、長亂心胷、徐庶之祈、終無引允、旣而屏居空館、  
多歷歲時、釁犯幽祇、躬當勦滅、何圖釁咎、災極蒼旻、號慕煩冤、肝  
腸屠殞、酷痛奈何、無狀奈何、惟桑與梓、翻若天涯、杖柏栽松、悠然  
長絕、明明日月、號叫無聞、茫茫宇宙、容身何所、窮劇奈何、自忝膺  
嘉聘、仍屬亂離、上下年尊、偏嬰此酷、昔人迎門請盜、恒懷廢寢之  
憂、當輓輿、親猶有危途之懼、況乎逆寇崩騰、京師播越、與居動止、  
長隔山河、朝夕饘飩、誰經心眼、程粦不繼、原粟何資、瞻望風雲、朝  
夕嗚咽、固乃遊魂已謝、非復全生、餘息空留、非爲全死、同冰魚之  
不絕、似蠶蟲之猶蘇、良可哀也、良可哀也、自東都紹漢、南毫興殷、  
修好徵兵、彌畱星瑄、韓宣范武、方駕連鑣、蘇秦張儀、朱輪華轂、而  
孤子三危是擯、四罪同科、聽別馬而長號、杖歸旂而永慟、王稽反

命既無託乘之恩椒舉相逢誰爲班荆之位昔人違齊處魯時降  
徵求亡晉奔秦猶蒙招請問管寧于遼左追王朗于浙東竝物譽  
時賢卿門公族懸須應務深挾情祗斯豈庸賤之儔邪非餘生之  
敢望也但預在輜軒誠爲過誤珪璋特達通聘河陽貂珥雍容尋  
盟漳水差有黃門敕封非無青紙詔書郡將州司郊迎負弩鄉亭  
里候飾館陳兵豈是復介而奔齊寧當竊妻而逃晉已焉哉羌難  
得而言也漢之谷吉捐軀者幾人楚之申胥埋魂者何極孤子何  
所歎焉但頓伏苦廬徒延光晷夫已喟嚙鸞雀蹢躅鳴號含識懷  
靈未有其痛且夫曾耕雨雪猶尚悲歌蘇使幽囚無馳哽咽公履  
忠弘孝冠冕搢紳化感煙雲量標海岳行廉仲月王政無塞分穀  
高年仁風斯遠固曰衣纓仰訓黎庶投懷今日懔惶彌布洪澤雖  
復孤骸不返方爲漠北之塵營魄知歸終結江南之草孤子徐君

頓首

文苑英華六  
百七十七

與王吳郡僧智書

孤子徐陵頓首。昔林宗道主時人多慕德之賓。無忌雄豪。天下盡希風之客。況復王家沈默。謝氏混立。名貴公門。譽華卿子。而秦峯阻。夔浙水悠長。謔訴無因。但用窮結。比青華已成。白露方溥。體中何如。口願康勝。鄧仲華服袞之年。荀令則擁麾之日。徒云早達。未可同功。今日相方。豈不高視。竊承富春。頃歲多難。薦臻邑閭。皆空黔黎。將盡御史舊楊。零落不存。太傅齊室。荒茫無處。自神麾所屆。繼負斯歸。新屋方華。故田斯墾。府吏閑坐。長使誦經。督郵無事。唯慮吹笛。東苞海水。俱承幕府之威。西泊江沱。同仰惟良之化。政差邊張。何其神也。孤子無心覲冒。苟鄰光陰。風疾彌留。示有餘息。恩將公聘。窮擯虜庭。博望侯極迹于黃河。移中監流滯于滄海。自斯已後。唯有庸賤。本應埋魂趙魏。折骨幽并。豈意餘年。復反鄉國。仰屬伊公。在毫涓老師。周旌賁江園。采拾衡巷。遂曰哀駘。不棄甕盎。

無遺還顧庸虛未應借此竊承君侯過被日光輝屢有吹噓之言  
頻蒙薦延之澤故得周行紫閣升降丹墀點污清朝豈不荒愧雖  
復華陰砥柱帶地窮深嵩高維岳極天爲重未可已方斯盛典譬  
此洪恩年迫桑榆豈期酬報政曰川波非遠對奉無因夜夢子長  
之遊朝覽希道之疏浮雲西北徒懷魏帝之文行雨東南思假飛  
山之便窮誠已結荒係逾深方事祈寒願加珍納謹扶力白書迷  
乏不次孤子徐陵頓首

文苑英華六  
百八十七

爲梁貞陽侯與王太尉僧辨書

淵明頓首頓首昔自天狼炳曜非無戰陣之風參虎揚芒便有干  
戈之務至于夏鍾夷羿周厄大戎漢委珠囊秦亡寶篋彰于史籍  
可得而聞未有國家殲危遂若當今者也我大梁膺龍圖而受命  
御鳳邸曰承天軒頊比于諸王湯武方于兒戲三光有乂四海無  
波靈貺咸臻表裏禔福非日非月蒼生仰其照臨如雲如雨天下

蒙其恩蔭而屯享有數剝極爲災梟獍豺狼肆逞兇逆後主誕資  
上聖光啟中興大翦仇讎方平宗社雖復瀟湘舉斧庸蜀彎弓凡  
厥兇徒誰不殲撲豈圖天未悔禍喪亂薦臻羌虜無厭乘此多難  
虔劉我南國蕩覆我西京奉問驚號肝膽崩潰雖復金行版蕩火  
政淪亡綠林青嶺之羣黑山白馬之卒八王故事曾未混淆九州  
春秋誰云禍亂昔隆周從播皆憑晉鄭之功強漢阡危終假虛牟  
之力今者武皇之子無復一人貌是孤孫還同三叛等子顏而爲  
暴同劉芳而入關乞命諸戎勢何支久孤宗室之長爰自布衣皇  
運之初彌承天德何則據鞍輟哭雖紹霸圖獨居掩涕終討家怨  
孤二三昆季方可戴天披此恩慈如何酬答所曰徐彭之役不委  
輕軀哀荷之誠久聞朝聽況復邦家不造至此橫流宗社無依何  
所逃責因曰提戈負劍臥泣行號言念荆巫志雪讎恥大齊觀書  
有洛輯瑞榮河功格蒼昊德滿天地慈孝之道通于百靈仁信之

風覃于萬國。是日日月所照。舟車所通。候海水。曰來賓。瞻蒼雲。曰奉貢。昔自軒農炎昊。曾無宣國之規。虞夏商周。非有伐戎之略。豈知華夷仰德。遠近同心。穀價無堯湯之憂。糧儲同水火之賤。精兵利器。勢勇雷霆。天馬龍媒。量比山谷。斯固開闢已來。未之有也。至于親鄰之道。夙契逾深。無改爰懷。寧感彌篤。曰爲興亡。繼絕事。而前經。推擇庸虛。命守宗虛。方欲仰憑神武。清我寇讎。旨喻難達。諸懷更慙。明公誕膺時運。光贊本朝。勒瑞姜黃。書名何鼎。故曰通期管樂。宜契風雲。戮不世之渠兇。殲滔天之巨寇。重目三湘。放命七國。連從征旅。東西必翦妖逆。雖復棧道木闕。田單之奉舊齊。縮軀將兵。周勃之扶隆漢。中宗佐命。俱畫丹青。光武功臣。皆懸星象。非貌非虎之封。同心同德之勞。校彼功庸。曾何髣髴。但與在與亡。期于體國。喪君有君。寧容無主。夙承所立。猶則孱蒙。天步方難。寧可弘濟。自淹畱大國。志荷恩私。朝夕宮闈。預奉顏色。黃河白日。亟賈

誠言分災卹患事非虛旨但善相小國終資大賢定我邦家繫公  
是賴淮流不竭豈獨琅邪望能喻此衷懷思之無忽近陸居士有  
啟陳其禍亂朝旨卽命河東王岳等勒率熊羆便相抵赴道阻且  
長雖無之及所聞西浮夏首便當險隘之衝南捍巴陵方拒窺窬  
之寇上黨王皇齊寵弟是號宗英親御戎軒遠于將送裴侍中英  
起淮南貴族兼事戎行躍冀馬者千羣披燕犀者萬隊來自河陽  
曾不旬日持節徐武潼三州諸軍事散騎常侍明遠將軍東徐州  
刺史始興縣開國侯湛海珍等並前朝舊將夙著勳庸推轂海邊  
屬是喪亂雖復拔身有道志雪朝怨咸預戎行共指鄉國江淮舊  
隸悉已招攜方稟英謨共翦讎難去月將晦便居壽春已具舟師  
將臨江浦使人入境行陳所懷揆日覘光遲枉還牘當使宗祊有  
主余同小白之勳家國無虞公保阿衡之貴何其美也豈不休哉  
言念此私但曰號咷蕭淵明頓首

文苑英華六  
百七十七



爲梁貞陽侯荅王太尉書

姜鬻至，枉示具公忠義之懷。家國喪亂，于今積年。三后蒙塵，四海騰沸。天命元輔，匡救本朝。弘濟艱難，建武宗祏。至于丘園板築，尚想來儀。公室皇枝，豈不虛遲。聞孤還國，理會高懷。但近再命，行人或不宣具。公旣詢謀卿士，訪逮藩維，沿泝往來，理淹旬月。使乎居止，殊副所期。便是再立我蕭宗，重興我梁國。億兆黎庶，咸蒙此恩。社稷宗祏，曾不相愧。近軍次東關，頻遣信裴之橫處，示其可否。荅對驕凶，殊駭聞臚。上黨王陳兵見衛，欲敘安危，無識之徒，忽然逆戰。前旌未舉，卽自披猖。驚悼之情，彌曰傷惻。上黨王深自矜嗟，不傳首級，更蒙封樹，飾棺厚殯，務從優禮。齊朝大德，信感神民。方仰藉皇威，敬憑元宰，討逆賊于咸陽，誅叛子于雲夢。同心叶力，克定邦家。覽所示權景宣書，上流諸將，本有忠略，棄親向讎。庶當不爾防奸定亂，終在于公。今且頓東關，更待來信，未知水陸何處見迎。

夫建國立君布在方策入盟出質有自來矣若公之忠節上感蒼旻羣帥同謀必匪攜貳則齊師反旆義不陵江如致爽言誓已無克韜旗側席遲復行人曹冲奉表齊都即押送也渭橋之下惟遲敘言汜水之陽預有號懼

梁書王僧辯傳

又爲梁貞陽侯荅王太尉書

姜常侍屬至復枉去月三十日告具公所懷良曰慨息孤雖庸薄不及通賢猶曰生民監無心識自皇家禍亂亟積寒暄九州萬國之人蟠木流沙之地莫不行號臥泣想望休平何況于孤預在宗室家荷報雪之恩身蒙鞠養之愛者先皇之慈也蒸嘗不絕于私廟子弟得嗣于南藩者後主之恩也朱方之地建業之都誰家丘陵誰家宮廟豈有爲人臣子荷此恩靈親執干戈自殉家國公之忠孝信感人神公之盟誓事同懸象雖復宗盟不造骨肉爲讎安可相期盡如蕭簪邪古者天子六軍是爲萬乘今日凶荒致闕斯

禮偏裨將校尚握精兵州郡官曹各有交吏未有居稱屐座行曰  
乘輿遂無五尺之童高謝千人之長于公明允意復云何國家彫  
荒既乏屯衛皇齊與睦幸惠優矜何乃自起趨趨苛違鄰德克勘  
禍亂欲立功名咸自軍師豈在芻隸湛海珍等前朝舊將差匪齊  
人分給羸兵卽是梁甲非云背信豈曰綸盟朝野羣雄何所攜貳  
且公天資命世再造皇家梁代之桓文蕭宗之伊管誰其遠近不  
稟英謨如有姦苗正速齊斧尚何憂于共工何畏于有苗哉所覽  
來書既爲疑難上黨王恭承朝旨不敢相同方篤鄰和不容全異  
如須減損更遲行人張廷尉種等所具此無多及蕭淵明頓首

英華六百  
七十七

梁貞陽侯重與王太尉書

淵明頓首頓首席威卿等還枉此月十四日告披覽未周一作良  
深慨息昔長平建一作策猶聞蝕鼎之徵疏勒效忠時一作寶致飛

泉之感豈在余涼德書不盡言遂使吾賢猶迷所執一作猶迷前報斯故

銜哀淹淚仍復披陳者也孤曰庸薄盛有霸圖侯服于周常懼盈

滿豈望身居黃屋手御青綸揖讓而對一作三靈端委而朝百辟

詢諸圉牧莫不皆知援誓神明固自無爽但大齊仁信之道關於

至誠睦鄰之懷由于孝德遂蒙殊獎歸一作還嗣本朝拜首陳辭敦

誘彌廣一作既而仇讎未殄方乃憑大國之威宗祏一作社阡危

尤一作終仰親仁之德俛俛恩寄號覲一作惟深而敕諭分明信誓

殊重乃云邦家有乂社稷無虞凡廣陵歷陽皆許見還白水黃河

屢奉然諾至于夏藩衝要控遏上流且命強兵爲我此一作據若

一作如其自有精甲能捍醜徒並用還梁皆如前旨已孤頻一作昔經

忝竊屢守淮淝門生故吏遍于江右凡諸部曲並使招攜投赴戎

行前後雲集霜戈雪戟無非武庫之兵龍甲犀渠皆是雲一作靈臺

之仗文物已紀之聲名已發之斯實不世之隆恩一作豈曰循常

之恆禮明公固天所授弘濟本朝曲阜同功營丘等一作烈若夫

伊尹庖廚賤宰霍光階闥小臣諸葛亮無應變之才管夷吾非王

者之相論其世業較彼勤勩一作勞書契已來罕有明德且程嬰之

義自古為難荀息之忠良已喜慰一作甚但先一作前朝秉玉鏡之

符御金輪之寶菩薩之化行于十方仁壽之功一作風沾于萬國兇

人族景遂殄邦家何況于今亦有吳會江東如翼差匪虛言淮陽

一作南在面方此非局不稼不穡多歷歲時大東小東全無機杼關

中醜虜監非冒頓之鋒齊國強兵便一作是軒轅之陣一作南

當扼喉之勢東一作西北承撫背之機首尾交一作齊侵華夷俱蹶一作

而冲人數歲復一作天子方賒德未感于黎蒸一作人威不加于將

帥斯等一作曹怏怏非少主一作有臣安有碌碌因人成事公之才具

雖復明允一作光明勢何如于天監時何若一作如于大同棄與國之隆

恩當滔天之猛寇匡救之德翻未有從忠許之謀誰其一作云相曉

臥薪待火方此弗危繫草從風儔之非切一作若能思其上策審

此英圖一作見引軫獵之車還向長安之邸一則二則惟在大賢

外相內相終當相屈正當攜諸舊隸率一作我賓遊朝服簪一作

纓直拜園寢梁人望國俱登赤馬之舟一作齊師臨江仍轉蒼鷹

之旆分袖南浦揚鞭北風民不疲勞軍無怨讟如其執事尙秉前

言將恐戎麾便濟江表何則西浮夏首一作已據咽喉東進彭一作

滄波次指一作披其心腹廣陵京口烽煙相望魯柝聞邾方之一作尚

遠胡桑對薊一作匹此一作爲遙水陸爭一作前龍虎交至則楊都蕩

一作定功自齊師江左臣民非關梁國一作豈不追一作慙後主

崇寄之恩還負齊朝親鄰之意東門黃犬固曰長悲南陽一作河南白

衣何可復得立茲幼弱非曰大勲一作滅我宗祏一作何所逃疊

一作責今復遣前吉州刺史馬嵩仁至彼十字一作更具往懷想不遠

而復無貽抵一作悔也若英謨有在方輿祀一作夏之功明監如

違便等過殷之歎存亡社稷一在于公一作斯臨紙崩號不復多及

蕭淵明頓首頓首

文苑英華六百七十七又見六百八十二今注後篇異同爲一作

又爲貞陽侯荅王太尉書

王尚書通至復枉示知欲遣賢弟世珍言表誠質且悉愛國之懷復已庭中玉樹掌內明珠無累胸懷志在匡救豈非劬勞我社稷弘濟我邦家慙歎之懷用忘興寢晉安王東京貽厥之重西都繼體之賢嗣守皇家監非民望但世道喪亂宜立長君已其蒙肇難可承業成昭之德自古希儔沖質之危何代無此孤身當否運志不圖生忽荷不世之恩仍致非常之舉自惟虛薄兢懼已深若建承華本歸皇胄心口相誓惟擬晉安如或虛言神明所殛覽今所示深遂本懷戢慰之情無寄言象但公憂勞之重既稟齊恩忠義之情復及梁貳華夷兆庶豈不懷風宗廟明靈豈不相感正爾迴旒仍向歷陽所期質累便望來彼罷軍不渡已著盟書斯則大齊

聖主之恩規上黨英王之然諾得原失信終不爲也惟遲相見使

在不賒鄉國非遙觸目號咽

梁書王僧綽傳

又爲貞陽侯暉荅王太尉書

周尚書弘正張延尉種姜常侍昂等至枉此月二十六日告并遣  
賢弟子世珍賢子暉等具忠款之至公養孤之恩愛甚邵侯少子  
之懷情深張禹豈非憂勞社稷用忍肌膚天下含靈誰無悲愧余  
遭家不造敬累吳賢言念忠誠益已號咽但皇齊大德過見憂矜  
微借輕兵已垂將送意謂江東荆樊累積寒暄供膳資儲理當多  
闕輒白上黨王止請三千人二百疋而已凱眾入殊尚可疑難將  
恐諸士未喻雅懷今復命周尚書及姜尚侍還彼具陳一二夫已  
受爲寇非有晉邦不送爲讖終無楚國五千步卒既謝李陵三千  
羸兵亦等無忌公之明義理不爲嫌行人失辭尚停然諾臨江總  
轡企望音郵唯遲來書此不多具蕭某白

文苑英華六百六十七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直岡王毓深校刊